武備志

武備志卷二百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古度載

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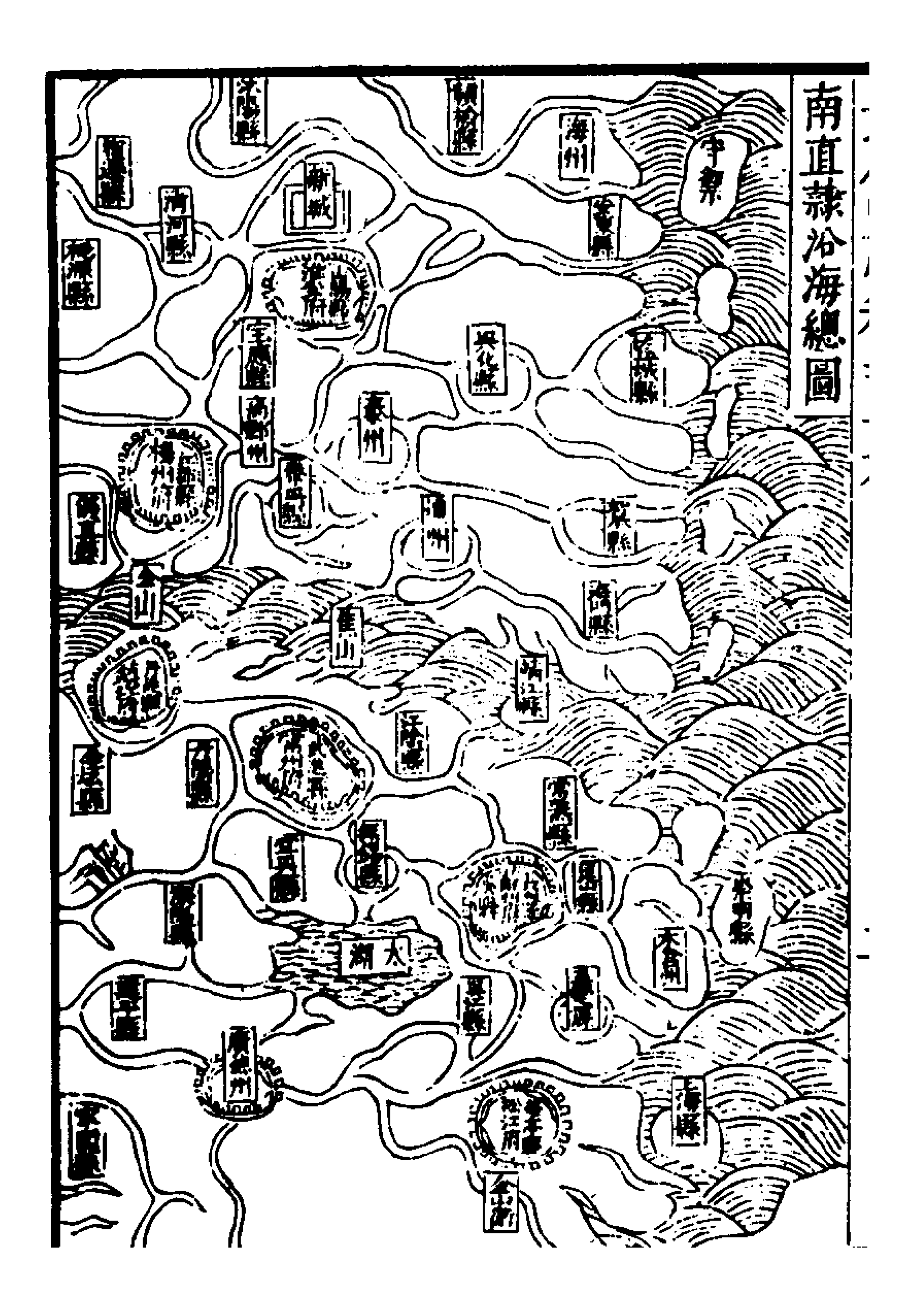
海防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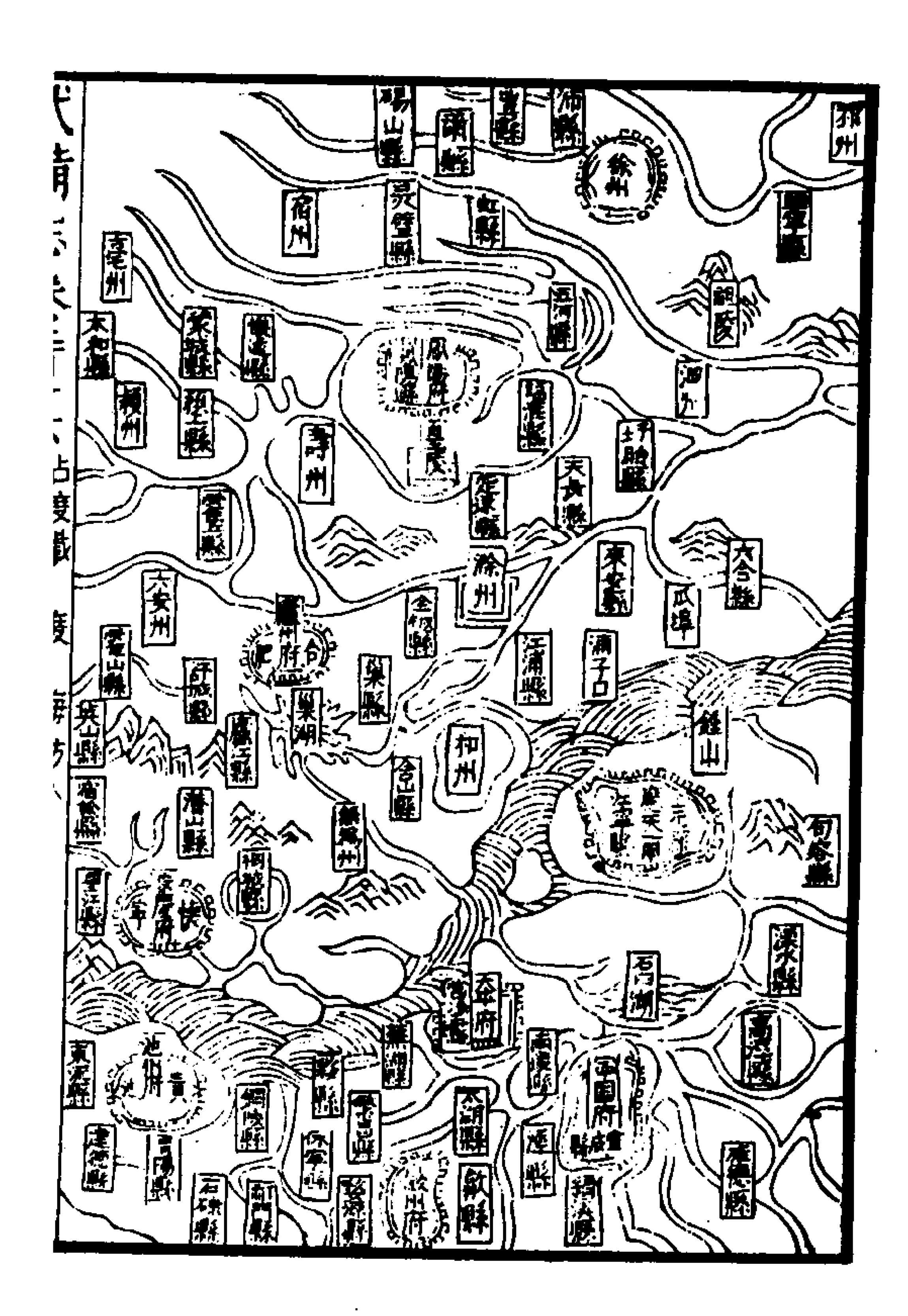
南直隸沿海總圖

南直隸松江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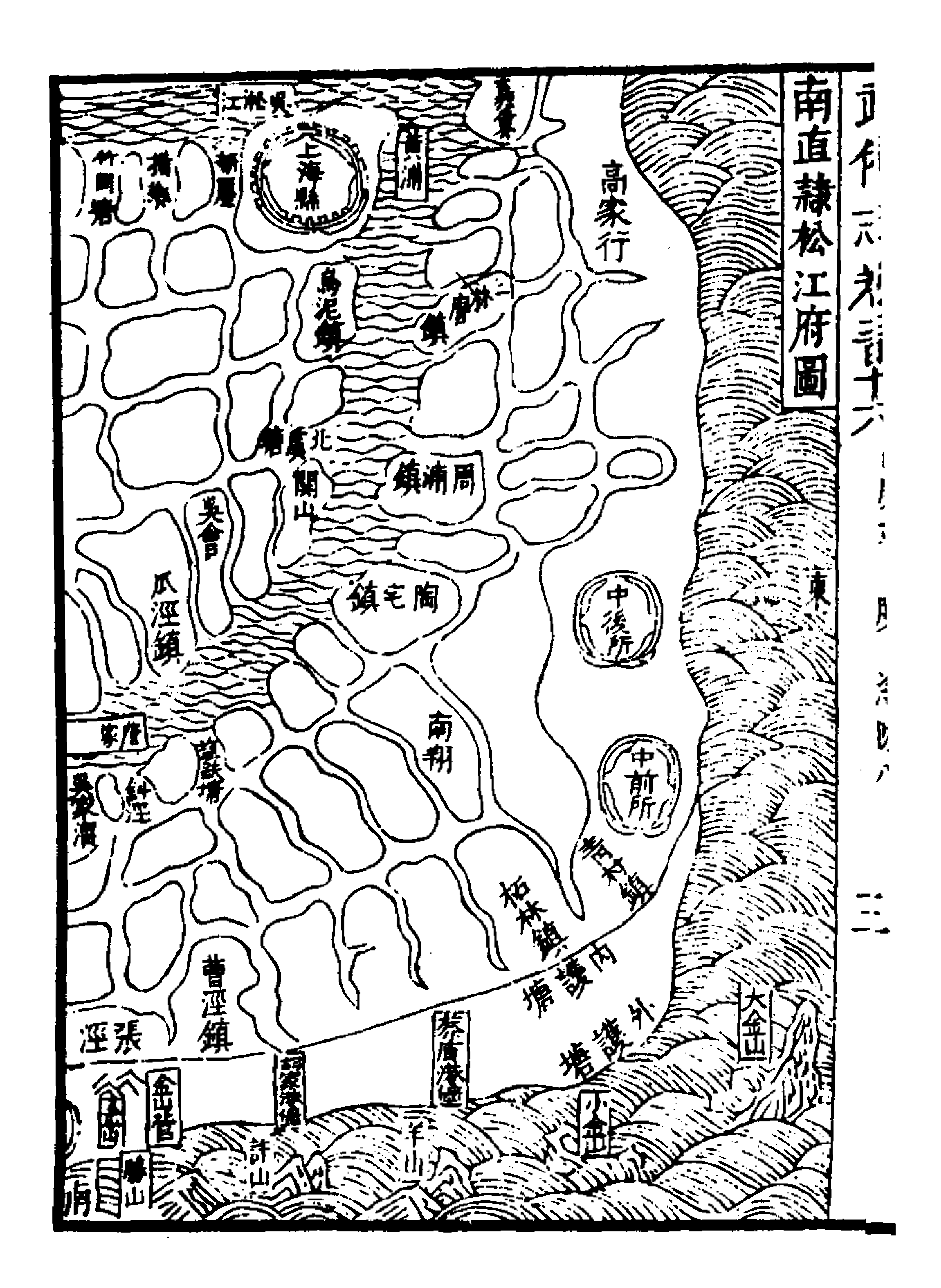
南直隸蘇州府圖

南直隸常州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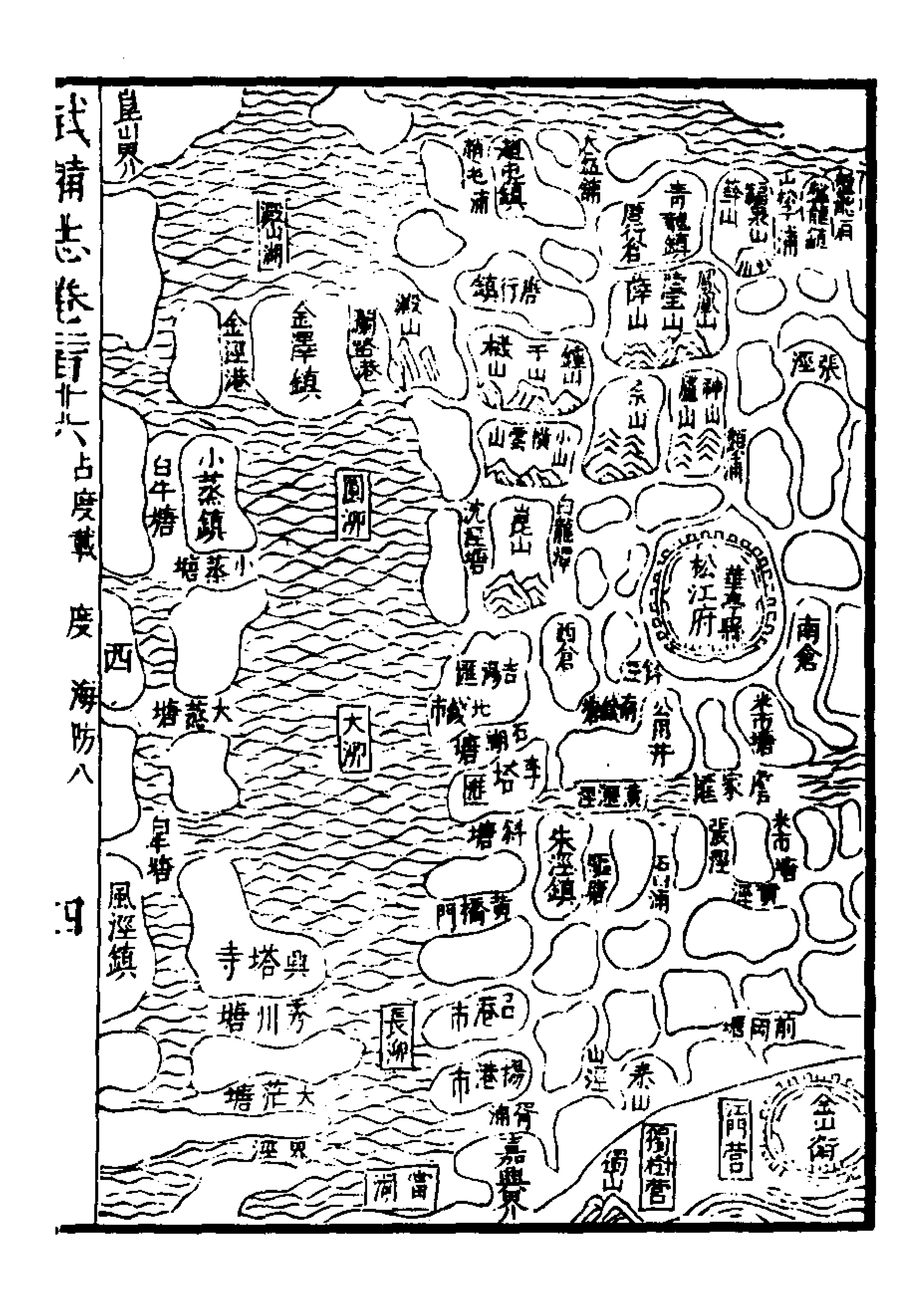

南直隸沿海總圖
海州
興化縣
泰州
高郵州
寶應縣
揚州府
通州
海門縣
靖江縣
江陰縣
金山
焦山
太湖
廣德州
太倉州
崇明縣
上海縣
松江府
金山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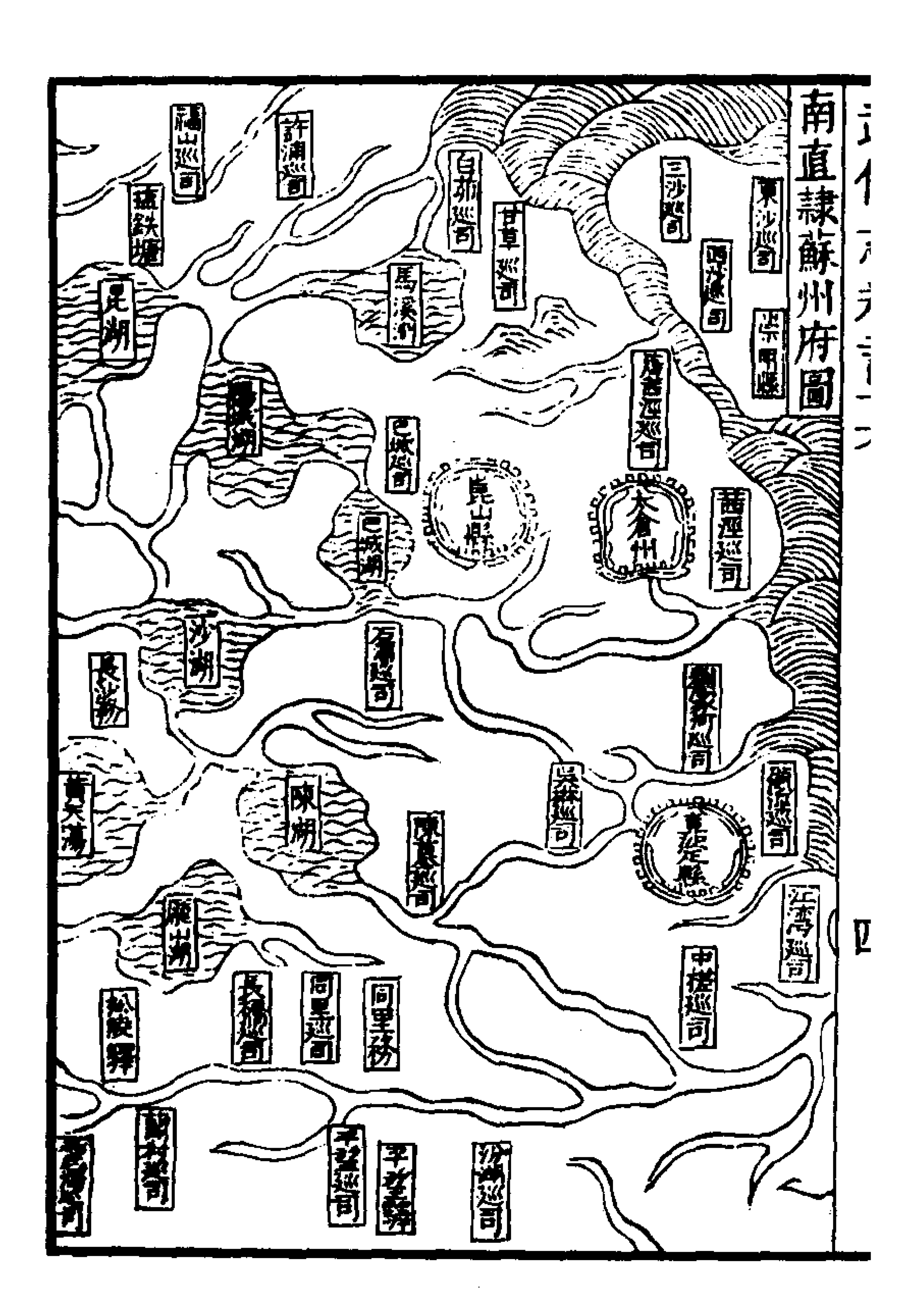


碭山縣
蕭縣
徐州
邳州
宿州
靈璧縣
虹縣
泗州
鳳陽府
皇陵
定遠縣
天長縣
盱眙縣
滁州
六合縣
來安縣
瓜埠
六安州
合肥
巢縣
巢湖
和州
含山縣
全椒縣
江浦縣
瀾子口
鍾山
應天府
句容縣
英山縣
潛山縣
桐城縣
舒城縣
廬江縣
無為州
安慶府
望江縣
太平府
石臼湖
溧水縣
高淳縣
池州府
銅陵縣
繁昌縣
歙縣
徽州府
建德縣
青陽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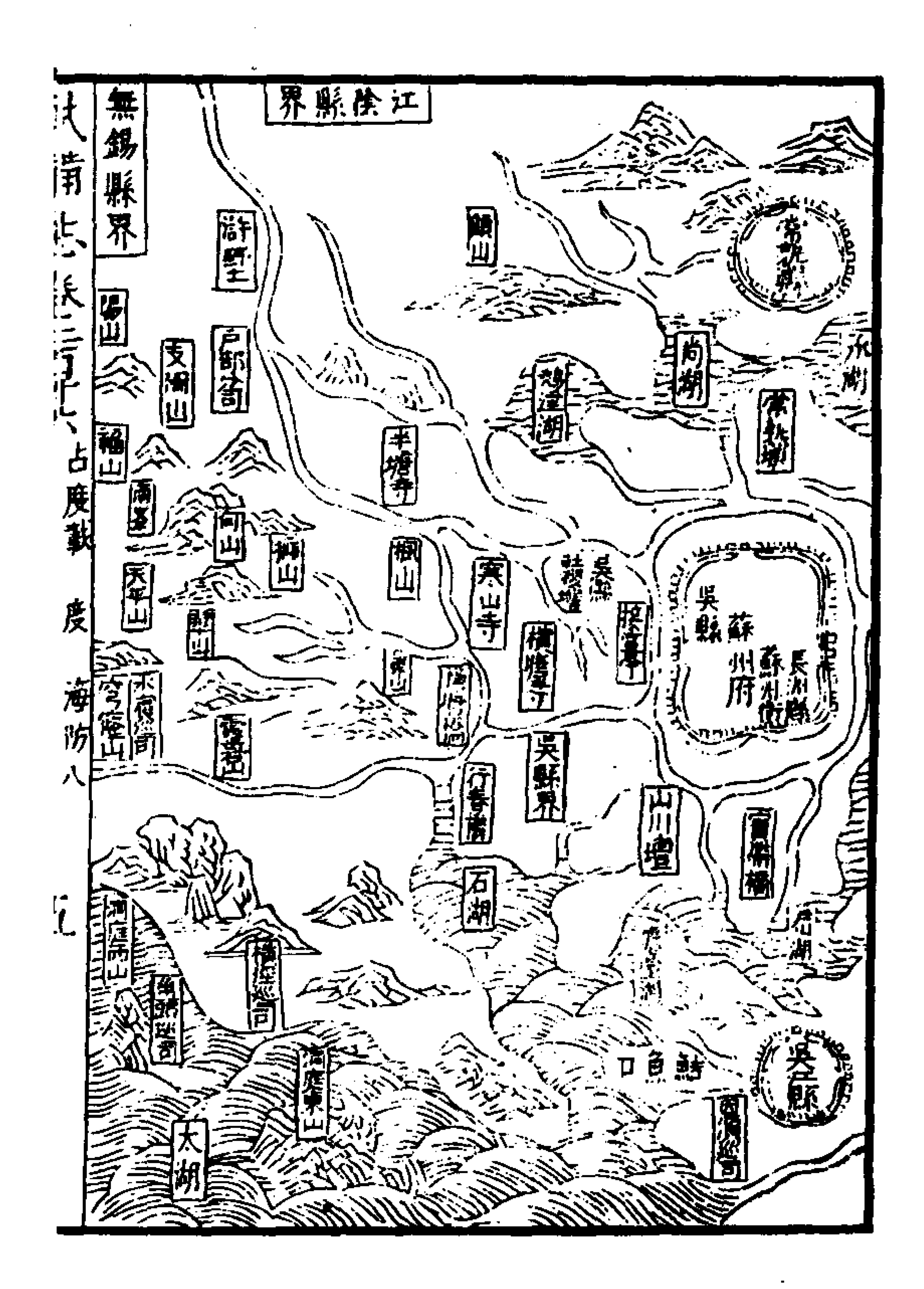


南直隸松江府圖
上海縣
高家行
烏泥鎮
周浦鎮
陶宅鎮
中後所
中前所
南翔
瓜涇鎮
柘林鎮
青村鎮
內護塘
外護塘
曹涇鎮
張涇
大金山
小金山
金山衛
許山
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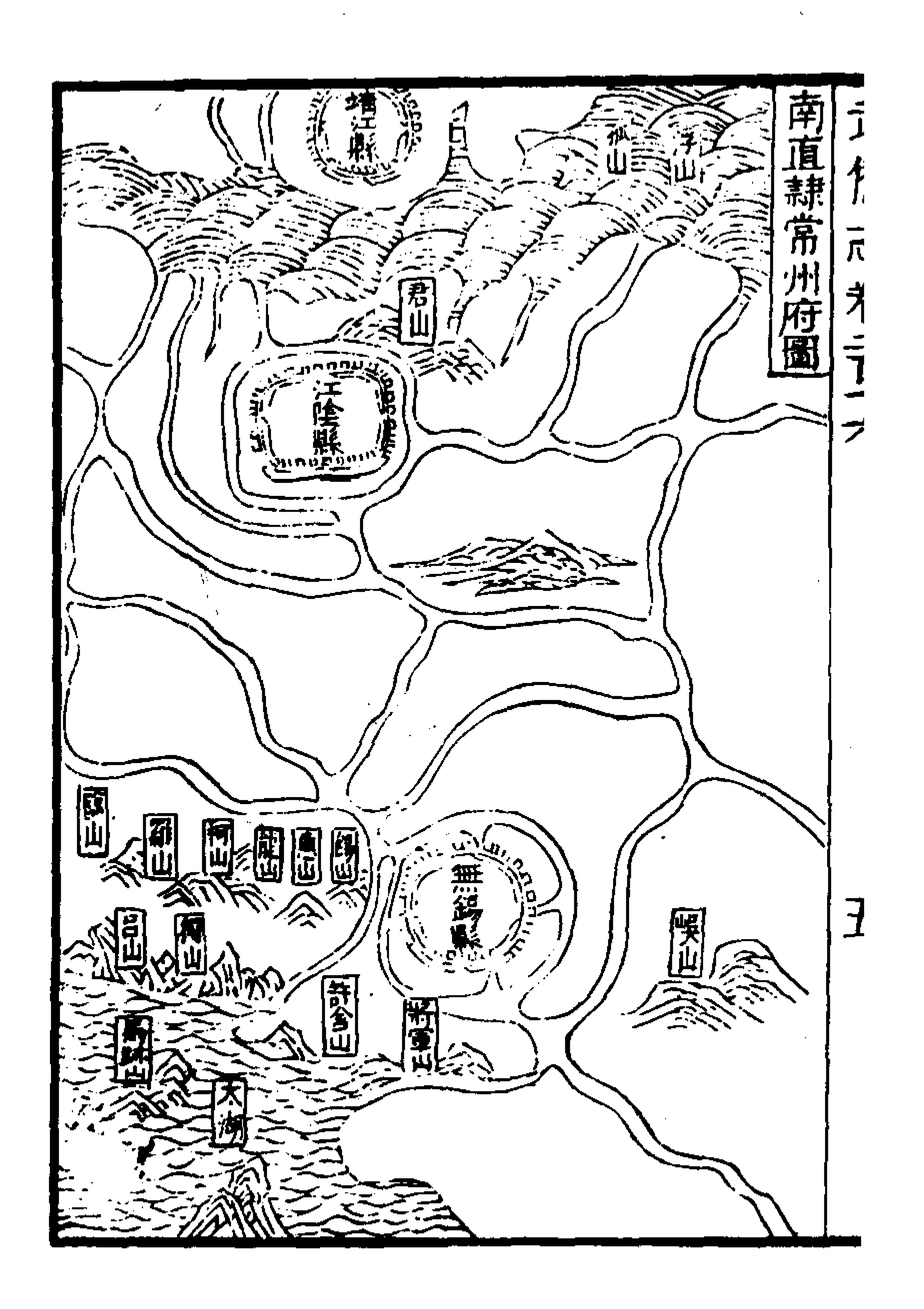

崑山界
澱山湖
金澤鎮
金涇港
唐行鎮
青龍鎮
小蒸鎮
白牛塘
小蒸塘
圓泖
大蒸塘
西
大泖
白牛塘
風涇鎮
興塔寺
秀川塘
長泖
大茫塘
界涇
當湖
嘉興界
松江府
華亭縣
南倉
西倉
張涇
佘山
神山
薛山
鳳凰山
干山
横山
小崑山
白龍潭
沈涇塘
朱涇鎮
斜塘
呂巷市
楊港市
秦山
山涇
前岡塘
獨樹營
江門營
金山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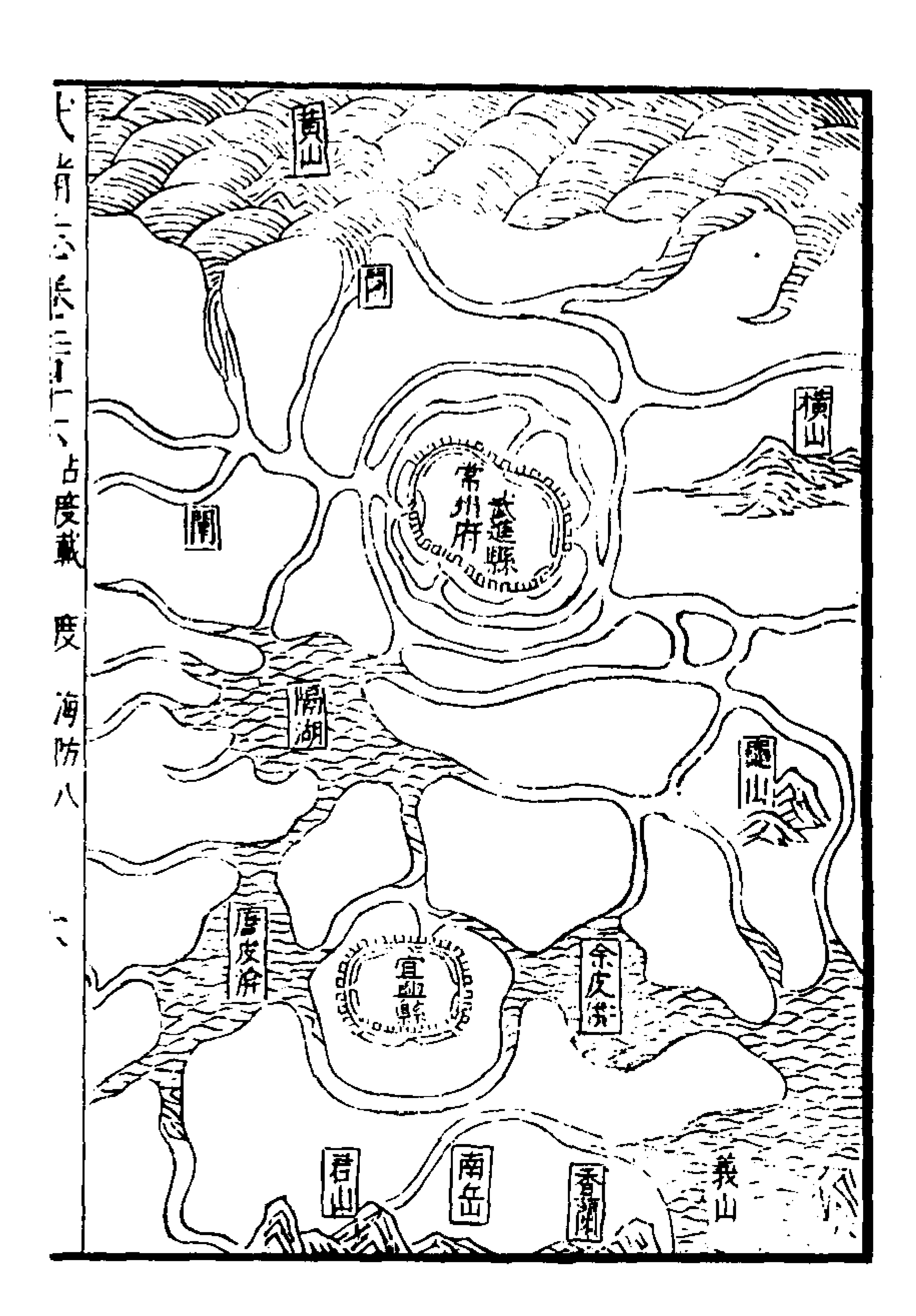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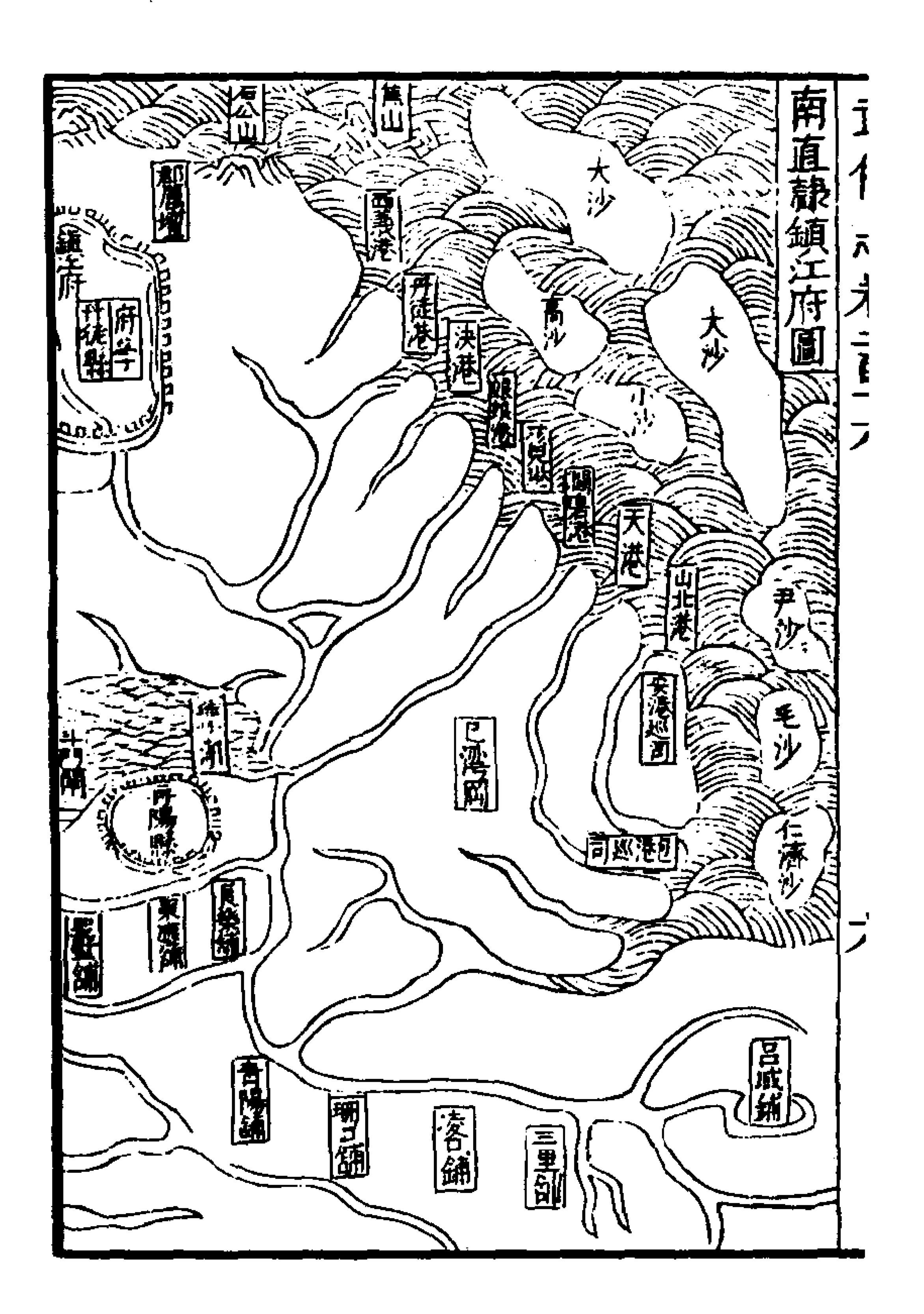
南直隸蘇州府圖
福山巡司
許浦巡司
白茆巡司
甘草巡司
三沙巡司
東沙巡司
西沙巡司
崇明縣
昆山縣
太倉州
嘉定縣
巴城巡司
巴城湖
沙湖
陳湖
石浦巡司
吳淞巡司
江灣巡司
黃天蕩
同里巡司
同里驛
平望巡司
平望驛
汾湖巡司
松陵驛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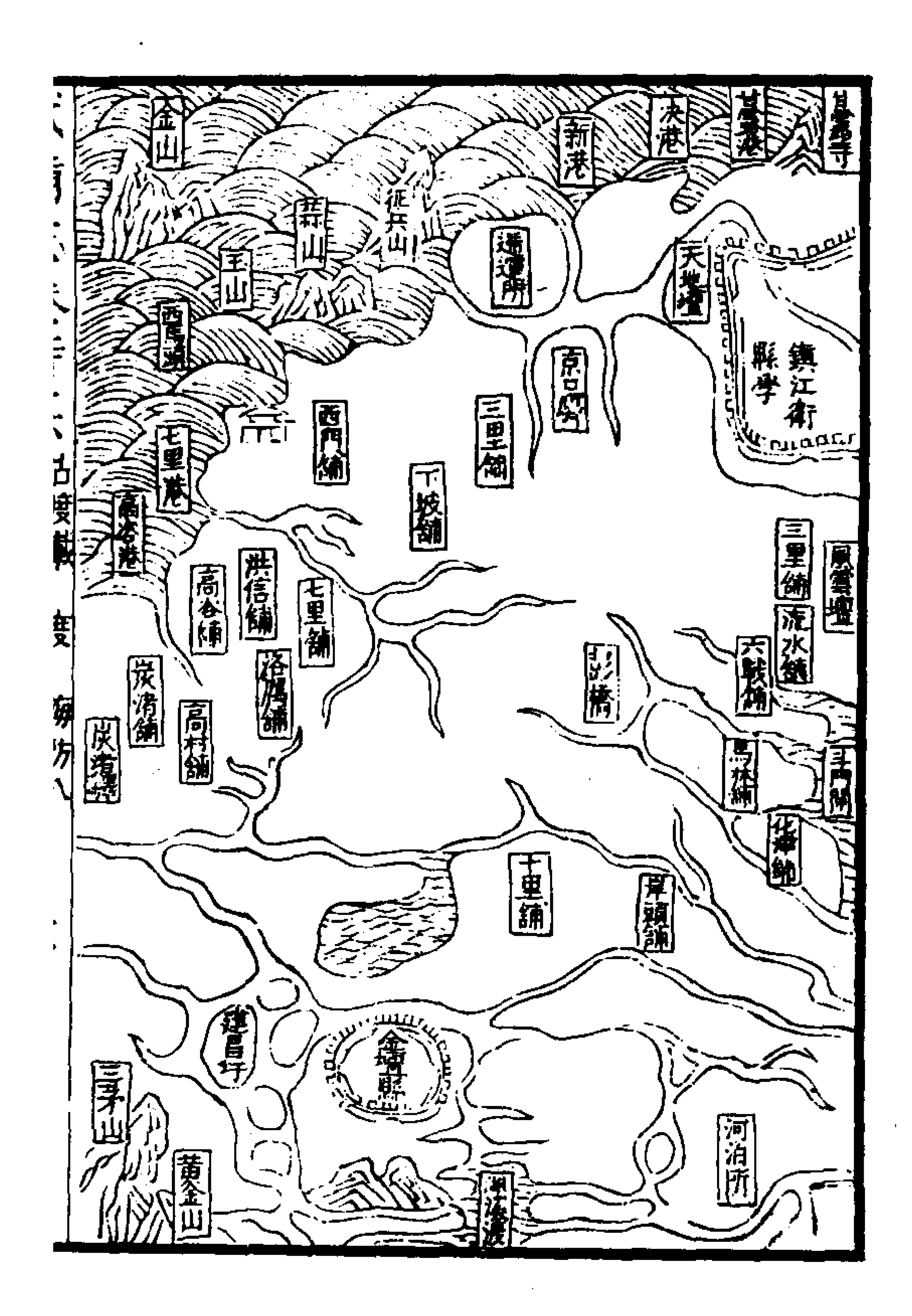


江陰縣界
無錫縣界
常熟縣
尚湖
戶部分司
支硎山
陽山
寒山寺
蘇州府
吳縣
長洲縣
蘇州衛
吳縣界
山川壇
行春橋
石湖
寶帶橋
穹窿山
木瀆巡司
太湖
洞庭東山
洞庭西山
鮎魚口
吳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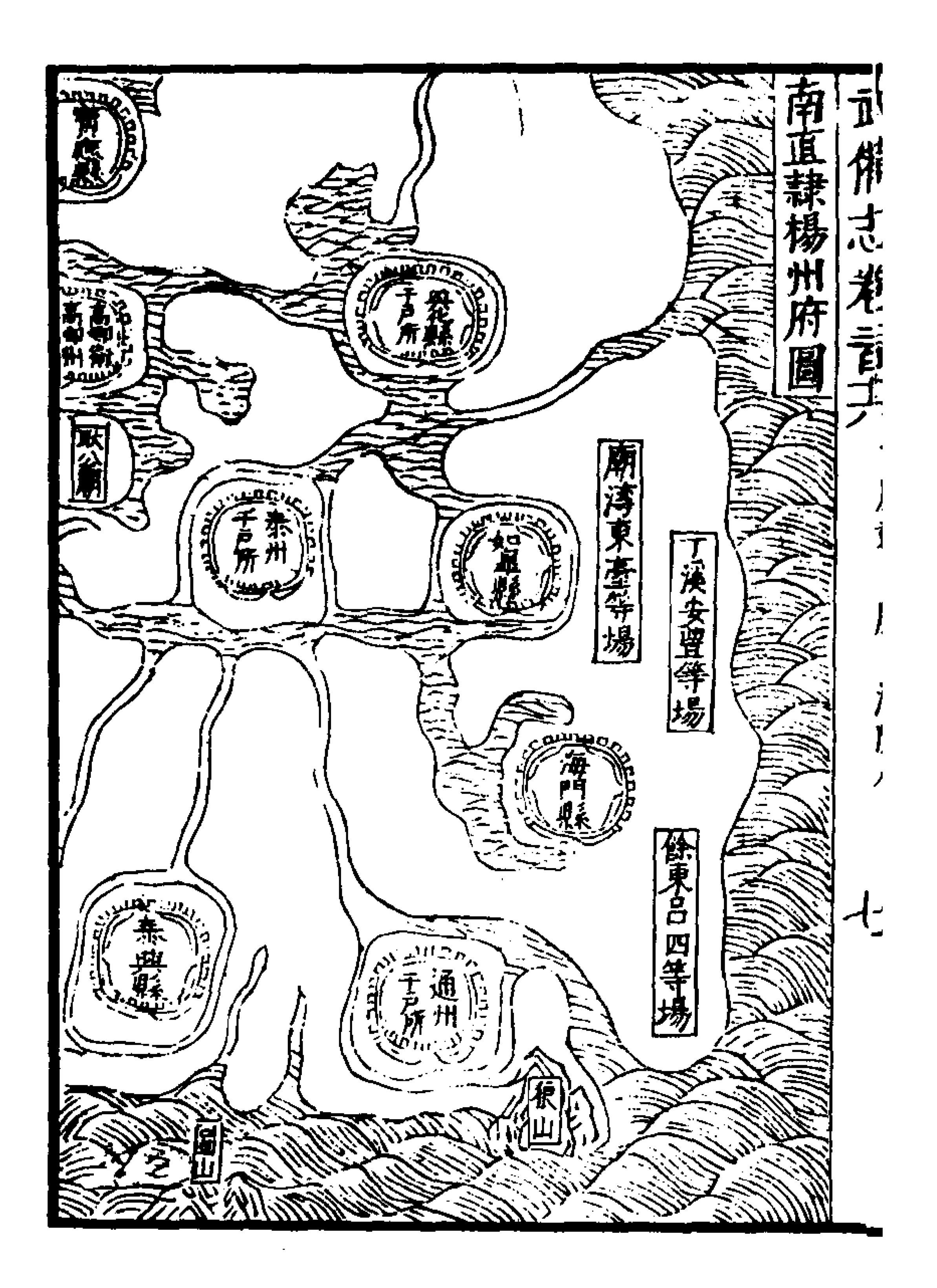

南直隸常州府圖
靖江縣
孤山
君山
江陰縣
無錫縣
呂山
許舍山
將軍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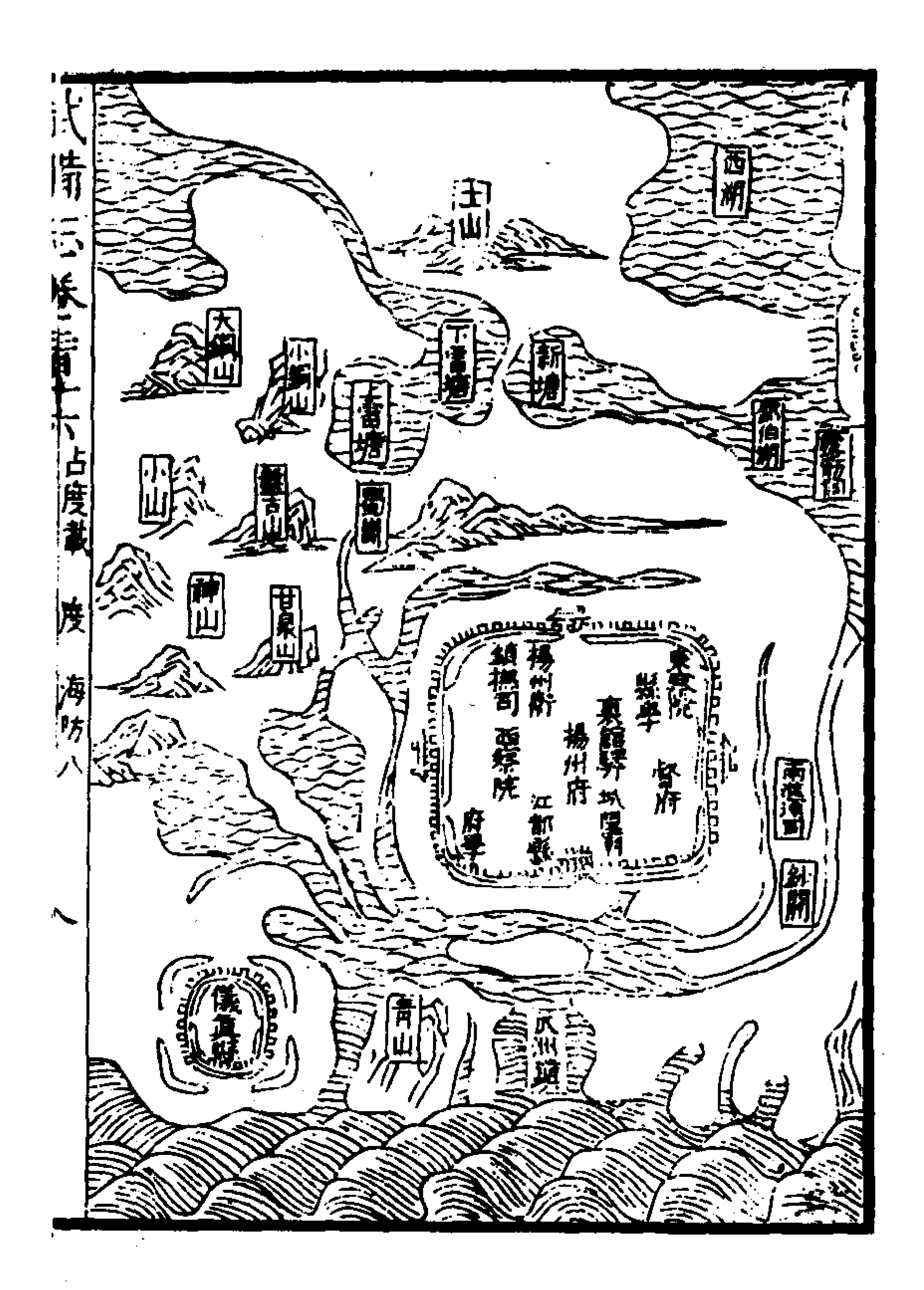

黃山
閘
閘
常州府
武進縣
橫山
陽湖
靈山
宜興縣
君山
南岳
義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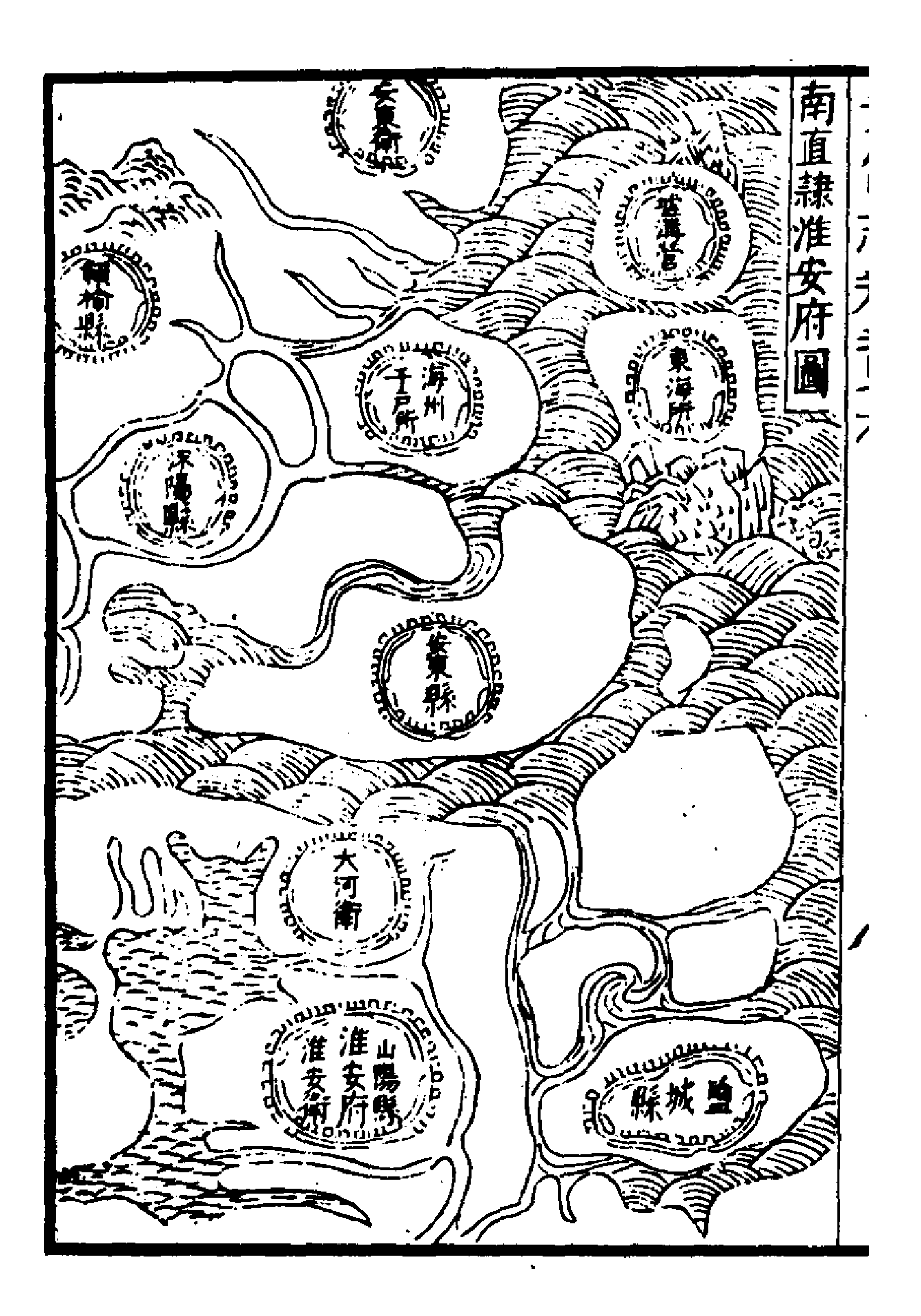

南直隸鎮江府圖
石公山
焦山
鎮江府
府學
大沙
高沙
大沙
小沙
決港
天港
山北港
尹沙
毛沙
仁濟沙
丹陽縣
呂城鋪
三里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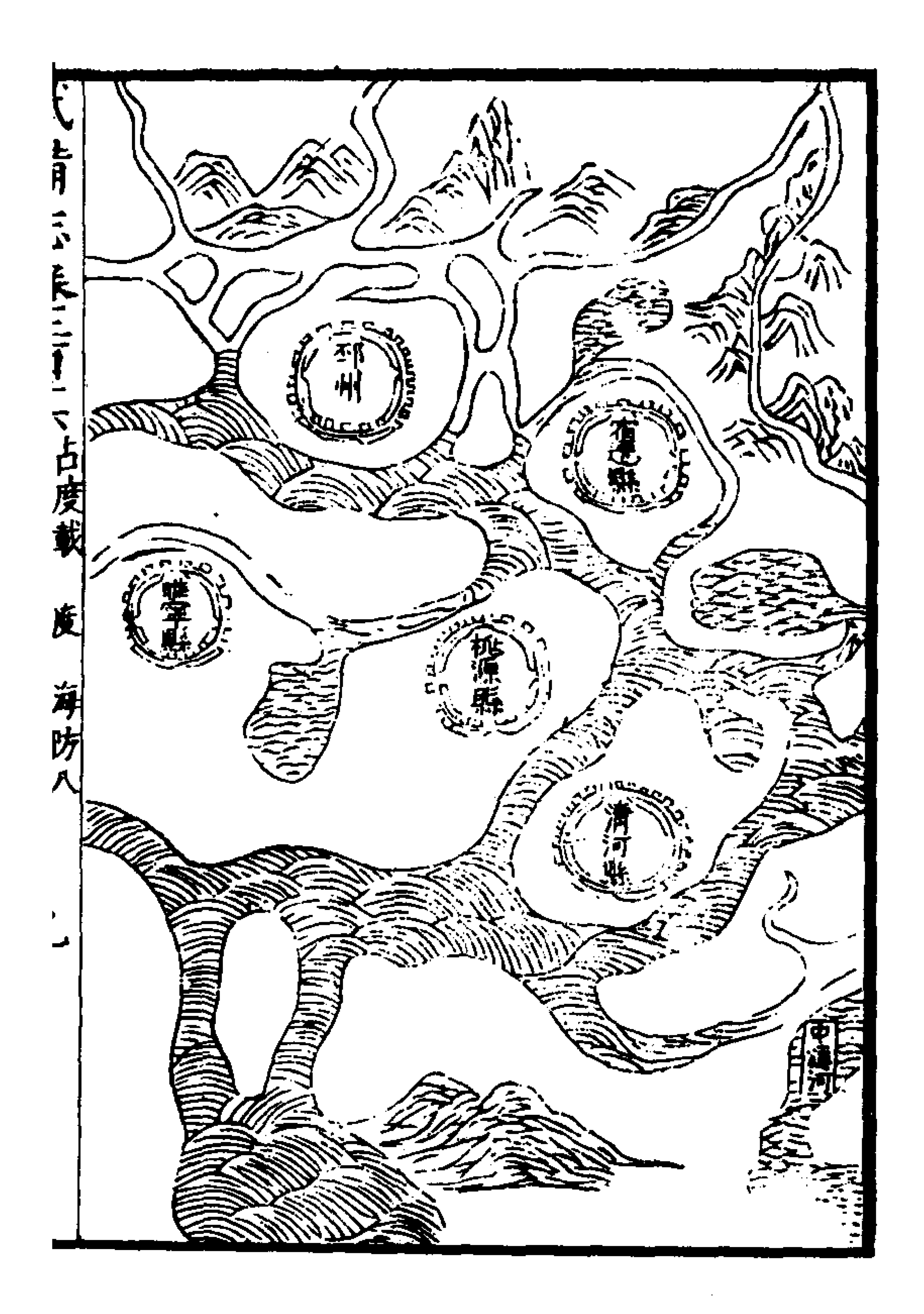


金山
蒜山
王山
新港
决港
甘露港
甘露寺
天地壇
鎮江衛
縣學
三里舖
西門舖
下坡舖
七里港
高資港
洪信舖
七里舖
高資舖
炭渚舖
高村舖
三里舖
風雲壇
流水舖
馬林舖
十里舖
岸頭舖
建昌圩
金壇縣
黃金山
河泊所


南直隷揚州府圖
寶應縣
高郵衛
高郵州
興化縣
千戶所
泰州
千戶所
如臯縣
廟灣東臺等場
丁溪安豐等場
海門縣
餘東呂四等場
泰興縣
通州
千戶所
狼山


西湖
玉山
下雷塘
新塘
大銅山
小銅山
雷塘
小山
神山
甘泉山
揚州府
江都縣
鎮撫司
西察院
府學
縣學
兩淮運司
鈔關
青山
瓜洲鎮
儀真縣


南直隸淮安府圖
安東衛
贛榆縣
海州千戶所
東海所
沭陽縣
安東縣
大河衛
山陽縣
淮安府
淮安衛
鹽城縣


邳州
宿遷縣
睢寧縣
桃源縣
清河縣

南直隸兵險考分江南江北

蘇松

總督直浙福軍務兼巡撫浙江都御史駐劄浙江

提督應天軍務巡撫都御史

操江都御史

督察侍郎詳見浙江

視軍情官詳見浙江

巡按蘇松監察御史嘉靖乙卯四月兵部題准敕兼監軍紀功

巡江監察御史

整飭蘇松兵備副使

整飭常鎭兵備副使

添設海防僉事（駐劄上海、）

鎭守浙直地方總兵官（駐劄浙江、）

協守浙直地方副總兵官（駐劄金山、）

蘇松叅將

常鎭叅將

遊擊將軍（新設、駐劄金山、）

南洋遊兵都司

劉家河把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吳淞江把總
南滙把總
青村把總
柘林把總
川沙把總
福山港把總
鎭江把總
京口圌山把總

沿海衛所

金山衛

左右前三所（俱在衛城） 後所（今調守柘林鎮堡）

中所（今調守松江府城） 中前所（今調守青村城） 中後所（今調守南匯觜）

太倉衛

左右中前後五所 吳淞所

鎮海衛

左右中前後五所 崇明守禦千戶所

鎮江衛

沿海巡檢司

松江府

金山　戚木涇　三林庄

南蹌

蘇州府

江灣　顧涇　劉家港

茜涇　唐茜涇　甘草

白茆港　唐浦　福山

沿海營堡臺鋪烽堠

松江府

營五　獨樹　金山　江門　小盤　大盤

堡四　柘林　胡家港　川沙　蔡廟港

塘鋪二十四　前所二瞭、守軍四人、　左所二瞭、守軍四人、

右所二瞭守軍四人　中所十七瞭、守軍三十四人

烽堠四十三、每堠瞭守軍五人、

後所三　新廟　江門　葛逢

前所四　橫瀝　滌管　戚家　金山

左所三　漴缺　周公　陸鶴

右所三　西新　東新　胡家

中前所二十　戚漴　宋家　新袁浦　舊袁浦

大門　焦樹　頭墩　二墩　三墪　五墩

舊四墩　新四墩

中後所十六　南滙頭墩　二墩　三墩　四墩

五墩　六墩　七墩　八墩　九墩　十墩

十一墩　十二墩　十三墩　十四墩　十五

墩　十六墩

蘇州府

營堡 三 福山 九折村 雙濱村

敵臺 三 黃窑港 七丫港 白茆港

烽堠 四十八 依有 西潛 周家 馬沙 東潛

寶山 月浦 顧涇 練祁 五岳 張浦

黃窑 新塘 浪港 鹿鳴 雙鳴 金涇

許浦 高浦 崔浦 黃濱 福山 尾浦

盧浦 奚浦 西洋 海洋 耿涇 新庄

唐浦 生宇圩 呂家圩 滸浦港 七丫港

唐茜涇 大錢涇 白茆港 千步涇 三丈

浦　黃泗浦　大陳浦　徐陸涇　小東浦

泗馬涇　烏沙港　野　漕

淮揚 除總督督察視軍情官操江巡江、與蘇松同、不重列、

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都御史、

提督淮揚軍務、巡撫都御史、

巡按淮揚監察御史 嘉靖乙卯四月、兵部題准、勅兼監軍紀功、

整飭淮揚兵備副使

總督漕運總兵官

提督狼山等處地方副總兵

揚州叅將

鹽城叅將

統領兵勇、遊擊將軍駐劄儀真、

北洋遊兵都司

儀真守備

掘港守備

大河口把總

周家橋把總

狼山水兵把總

東海把總
管領曹濮民兵把總
管領沂州民兵把總
沿海衛所
揚州衛旗軍八千九百六十名、屯軍四千四百四十名、
通州千戶所旗軍二百三十名屯軍八百八十二名、
鹽城千戶所屯軍八百八十二名、
泰州千戶所旗軍二百三十名屯軍八百八十二名、
高郵衛旗軍六千七百二十名、屯軍四千四百四十名、

興化千戶所

儀真衛軍四千四百八十名、

大河衛軍一千五百二十一名、

左右中前後中左中右中前八所

淮安衛軍八百五十名、

左右前後中左中右六所

東海中千戶所軍五百五十名、

東海中前千戶所軍四百七十五名、

沿海巡檢司

揚州府

狼山弓兵六十名、　吳陵弓兵五十名、　張港弓兵五十名

石港弓兵四十名、　掘港弓兵四十名、　西場弓兵三十名、

海安弓兵三十名、　西溪弓兵三十名、　安豐弓兵一百名、

黃橋弓兵三百名、　印庄弓兵三十名、　口岸弓兵三十名、

歸仁弓兵五十名、　瓜州弓兵一百名、

淮安府

騟口鎮　馬邏　廟灣

羊寨　壩上　長樂

惠深　東海　臨洪

荻水鎮

沿海營寨烽堠

揚州府

營十四　徐稍　大河　壯捷　壯武　料角嘴

鎮遠　輕忠　濟武　登庸　平定　忠節

興義　掘港東營　掘港西營

寨九　白駒　劉莊　拼茶　角料　掘港場

李家堡　太河口軍二百人、　料角嘴軍五十人、

徐稍寨軍五十人

烽堠九十三

通州八

海門縣二十八

泰州十一

栟茶寨四

角斜寨二

白駒寨一

掘港寨九

劉家寨一

李家堡五

南直隸事宜

南直隸東濱巨海、北亘長淮、中貫大江、江南則爲蘇松常鎮諸郡、江北則爲淮揚諸郡、其勢不能以相援也、故各有巡撫之設、在蘇松四府、有防海防江二者之責、在淮揚二府、有防海防江防淮三者之責、以其均之爲直隸也、

江南諸郡

方廉曰、松江自金山衛至南滙所官軍、各分信地、各有定額、按金山衛以西、守禦獨樹江門二營、舊制各設官軍四十名、又貼守兵共一百

名、金山衛以東、守禦金山營胡家港堡蔡廟港堡、舊制各設官軍四十名、又貼守軍共三百五十二名、以上正守軍人、係金山衛查撥、貼守軍、係太倉鎮海二衛嘉興千戶所調發、每歲二月上班、十月掣班、青村以東各洪港、舊制係青村官軍把守、南滙以北各洪港、舊制係南滙官軍把守、今查修復海塘、須照舊分派、但太倉鎮海嘉興同有倭患、貼守官軍似難調發、相應於金山青村適中、如柘林地方、南滙吳淞江適中、如七八團地方、添設陸路把總二員、各領精兵一千、如募到狼兵邳兵之類、若兵數不敷、就于沿海招募義勇、照依

客兵支給口糧、各官兵即於柘林七八團暫借民居劄營、隨路有警、相機策應、不許潛住衛所城中、各設守禦官軍悉聽鈐轄、此松江海塘設備之大略也、若沿海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廟港柘林漴缺等處、南滙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處、皆宜設船防守、按舊制、金山衛所造船、各有定額、左右前後所每百戶所造出海哨船四隻、共計八十隻、青南二所每百戶所造出海哨船四隻、共計八十隻、俱就各衛所派撥巡軍、在海巡邏、正統間、因海患寧謐、或以船爲虛費、題

准以江船易馬而哨船之制遂廢矣今議設船隻一馬之資不足以備一船之用官軍窮苦又難賠貱合令每馬二疋造船一隻再於衛所查有地租公費銀兩與松江府庫軍前銀內相兼輳數每船量貼銀十兩金山衛總委一官督造其各船應用器械火器合於原議太倉置造軍器內給發聽用就點各衛所知水軍人操習水戰布列港口各分信地如倭賊突至而縱容其停泊者服以上刑則自無窺避之患矣此松江海港設備之大略　夫

沿海設備、固爲上策、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爲蘇松險要、守浦乃所以守門戶、猶有愈於守城也、今吳淞江口、即爲黃浦口子、既經設備、而吳淞江所亦設兵一枝、以防深入矣、而至於上海之高倉渡沈庄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處、賊一登岸、搶船渡浦甚易、除松江府先後打造雙塔船鷹船、各發上海華亭、各召募水兵分布沿浦、各港巡邏把截、又華上二縣、各募鄉兵護守城池、有警調至浦邊協守、但前項兵夫、官無

專職則事難責成而沿浦二百里之遠本府巡捕官一人勢難管攝合令清軍同知一員帶管華亭鄉兵水兵自豐涇以至閔行皆其信地再設巡捕同知一員住劄上海專管該縣鄉兵水兵自閔行以至嘉定界首皆其信地無事率兵操演有事統兵防守盖同知名位稍尊威令可行又甲科之左遷外補與舉行之才望陞遷者皆得爲之庶濟實用若止設通判則爲官非樂就而下亦玩視恐不能振作而有爲也此松江內地設備之大略也然

倭船之來、乘風渡海、勢難聯絡、每至海外大山、必停泊候齊、然後深入、照得羊山爲本府所屬、爲定海吳淞江二總兵兵船會哨之處、以地里適均故也、本府所造之船、數本不多、僅可以支把港之用、此但可以言守、而不可以言戰、須得福船蒼山各數十隻、沙耆民船二三百隻、每至風汛時月、分泊港口、各住信地、更番出至羊山、往來遊擊、晝夜不絕、外則爲定海吳淞江會哨兵船之羽翼、內則爲海港把守兵船之捍衛、遇有海賊、齊力奮擊、將見

賊船䑸散而少我兵船䑸合而衆盛衰之氣勢既分則勝負之分數自判得海防之上策矣抑猶未也查得沿海民竈原有採捕魚蝦小船並不過海通番且人船慣習不畏風濤合行示諭沿海有船之家赴府報名給與照身牌面無事聽其在海生理遇警隨同兵船追勦此則官兵無造船募兵之費而民竈有得魚捕盜之益此松江海洋設備之大略也

溫景葵曰蘇州沿海一帶險隘甚多舉其大者則

常熟有福山港白茆塘太倉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窰港皆賊之通衢而東吳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府之險要長洲則泖湖浩蕩吳江則鶯湖相屬吳縣則太湖交通皆賊之徑道而腹裏之關隘此則所謂一縣之險要以言其次則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浪港茜涇吳淞江以南有寶山以東有老鸛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焉者況海濱數百里一望平坦非有山嵐險阻爲之扼塞皆可以泊

船登岸要害無邊兵力有限而防禦之計當先其大者以海邊惟福山爲最以腹裏惟勝墩爲最故劉家河吳淞江福山港舟師防守不可單弱白茆口七丫港黃窑港俱當預設戰艦庶與各港相爲犄角又如賊自東南而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發船一䑸泊於吳家沙以堵截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由三沙劉家河宜發船一䑸泊於營前沙以堵截之把總遊兵船隻往來策應而三丈浦新塘老鸛觜等處亦得以聯絡而并制則蘇之外防或可無

憂矣至於風汛時月吳淞水兵統發勝墩平望以防嘉興突犯之寇吳縣水兵統發太湖以防蘇里突犯之寇長洲團結水兵統發用莊以防泖湖突犯之寇本府相度緩急發遣水陸之兵以為應援則蘇之內防或可無憂矣然福山港劉家河吳淞江各該把總之官統領兵船在洋堵截似為有備但賊船之來聯綜接艦乘風駕潮萬一不能盡行邀擊或有一二泊淺閣岸則水兵束手旁觀任其焚劫無可柰何而把總官亦且以為非所事事矣

合於常熟縣分撥兵勇一千名、屯駐福山港、五百名、屯駐白茆塘、太倉州分撥勇兵一千名、屯駐劉家河太鎮二衞原練杆子軍兵五百名、屯駐七丫港、嘉定縣分撥勇兵一千名、屯駐吳淞江五百名、屯駐黃窰港、俱聽各該把總選官分領相機調度、賊在外洋、則水兵擊之、賊若登岸、則陸兵堵之、彼此夾攻、遠邇互應、各該州縣量爲聲援、如此則賊亦疑畏而不敢犯矣、至於腹裏、如崑山縣分撥兵夫三百名、屯駐清洋江三百名、屯駐千墩吳江縣

分撥兵夫五百名屯駐勝墩各張聲勢以助軍威、各該領兵官聽其調遣不許退避、萬一賊勢重大、未易爲功、則各枝之兵又宜聽府州縣掌印官調回守城、庶事體專一、可以責成兵勢聯絡、不致孤懸矣、

唐樞曰、松江有海防道僉事、住劄上海、蘇州有兵備道、副使、住劄太倉、則常熟江陰地方、自福山白茅、奚浦諸港進泊頭山、可直趨無錫武進、此處頗爲空缺、應援不及、故更設一兵備、轄至鎮江一帶、

住劉江陰賊入海口即為遊擊若深入大江即從腹裏抵京口截禦

翁大立疏曰今海防之要惟有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距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水列陣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海壖分布信地視吳淞所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咽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統兵鎮之自吳淞而北為劉家河為七丫港又東為崇

明縣七丫而西、爲白泖港、爲福山又折而西北、爲楊舍、爲江陰、爲靖江又西爲孟河、爲圌山此皆舟師可居利於水戰臣皆設有兵船非綂以把總卽綂以指揮而又以圌山遊兵把總駐劄營前沙會哨於江北吳淞遊兵把總駐劄竹箔沙會哨於洋山常鎭叅將綂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鎭守於楊舍所以備水戰者亦既密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每多砂積賊可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距守以出中策不可也今自吳淞所而南爲川沙

堡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川沙而南爲南滙、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南滙而西爲青村、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爲柘林、柘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之蛇之勢也、柘林而西爲金山衛、西連乍浦、東接柘林、頻年皆賊所巢窟、添設遊擊將軍一員統領馬步遊兵、往來遊徼、則北可以護松江而西可以援乍浦、

江北諸郡

唐順之曰廟灣勦賊之路原有兩條、一條從寶應拖船過壩水路自清溝喻口進攻、則兵勢既便、而餽餉亦易、一路從淮安至馬邏陸路進攻、則兵勢既迂、而餽餉亦難、通州屯不重兵、若有寇、則又有客兵屯聚、計算通州所出糧穀、得兵吃否、恐臨期不免騰貴、則通州該何路糴買、或是先將軍餉銀上江糴米、從江路運至通州積下、若米價騰貴、則銀米兼支、與軍家為便、柴薪亦須預處、江北局面與江南浙福不同、靠不得水戰、止靠陸戰也、

仇俊卿曰海寇之來每自南而北度南麂山則自廣入閩矣過流江寨則出閩入浙東矣越海門則又浙之西失踰寶山至吳淞沙上等處則又自浙入江南直隷矣沙上以南不暇泛及玆以海道之要害切於江北者言之狼山當江海之吭而廖角嘴港皆揚之東南界也朐山據淮海之首鬱州嬰游山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沿海衝要之區寇盜可以停舶出沒之處乃據守所當先

者也、近奉欽依東西二海所雲梯關麻洋掘港俱設把總、惟周家橋廟灣場二處、亦須添設把總、其狼山胸山爲首尾之勢、責令叅將、分布駐劄堵截海寇、中間舊設新添官軍兵快、悉聽叅將提調、凡遇聲息、百里之内、同日應援、不許互相推避、致誤軍機、各照律例重擬、庶心力可一、盜寇可禦、又照臨淸向爲北虜添築外城、維揚近爲倭寇亦議築外城、淮郡西湖嘴、正人煙稠密處所、一遇寇至、搬移流離、況二城所容有限、欲將西湖嘴另築一城、

又慮財力地勢俱有未便、聊將夾城中間聯築爲道一、自新城東南角樓起抵舊城梔花營、一自新城西南角樓起抵舊城北水關、共計四百餘丈、比之揚外城之工、不及十之一二、如此則兩城相通、糧草兼濟、攻守有備矣、

金魚曰、倭寇之患、起於吳浙、而沿及淮揚、蓋揚州富甲天下、人所素聞、嘉靖三十五年之夏、賊以二百餘人、或曰止一百三十餘人、突至揚州城下、城中謹閉自守、任其遊逸、無如之何、大掠而去、自是益生歆豔、

而揚州爲賊所必窺之地矣以江北之大勢言之東起縣角嘴大河口以及呂四盧家等場沿于楊樹港海門裏河通州與如皋泰州稍折而北、則爲揚州矣過揚州而西稍北則天長滁州抵中都盱海門而北則爲徐步營又北則爲掘港又東北則爲新插港轉而西北則金沙鹽城廟灣劉庄姚家蕩再西北則蛤蜊麻線等港而至大海口矣劉庄東北則安東、安東之北則爲海州贑榆泰州西北則爲高郵寶應寶應之北爲淮安、淮安轉西則泗

州以達鳳陽此江北形勢之大略也賊入海之道有二其一新港爲一道新港卽所謂三江口巷由南江狠山越儀眞瓜洲而入登岈則卞家墳周家墳稍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入以登岈亦可從以出海者也此最爲便道其二則蛤蜊麻線等港沿北大海口爲一道大海口有水陸路南通廟灣與劉庄𡚱家蕩俱爲大鎭賊若據此我兵屯於湯潮岈等處賊南尋新港路出不得則必北尋大海口而出勢所必然也若安東海州之東北有大北海

不惟道里迂遠且砂磧甚多此不可通舟者也掘港新揷港之東亦有北海砂磧亦多不堪重載此但可從以入而不可出者也是賊出海之路并有二途若其登岸之處則不一東則蓼角觜呂四場西則楊樹港徐沙營又西則狼山楊樹港北則新揷港掘港皆其所從以登岸而入寇之路也夫賊所歆慕惟在揚州一執居民便問其道若登狼山必窺通州而揚州在西使于榆東榆西等處幸民以尾其後則賊必敢直前以寇揚州若于蓼角觜

呂四場或新挿港掘港以進使于楡東楡西等處屯兵以遏之則揚州可無危故今楡東楡西等處甚爲要地而當事者欲屯宿重兵以控扼賊鋒者有以也按江北之地細港委蕩固亦有之而平原廣野則視吳淞爲多夫西北騎兵倭寇未易以攖其鋒也既得平地則騎兵可施嘉靖三十八年之捷以西北騎兵三千爲之先衝可見也他有湯潮岍者文范公所築以捍海溢者也故亦名范公堤東南起呂四場西北抵姚家場綿亘幾三四百里

高岡平衍、可用騎兵爲之長驅、今東關瓜洲、俱已建堡、賊若於聯角嘴呂四場及新揷港掘港以進、或不能竟取揚州、必轉之東北而窺淮安、安東、以據劉庄廟灣、我軍苟能彼此夾攻逼之、使至湯潮岍、以西北騎兵衝其鋒、而以火器繼之、各路兵隨後擊之、賊可以戰成擒矣、故我軍惟利賊之至此者有以也、新揷港東臨北海、素有鹽徒數百艘聚泊崇明、比來之寇、欲刼鹽協徒而不果、當事者欲置官於此、以提督鹽徒、使不爲賊用、而爲我用、亦

一見也夫冦興以來、燒劫屠戮之慘、吳浙淮揚所同、若獲利之多、則未有如淮揚者、而賊所必不能舍者在是矣、況其地運道陵寢在焉、所係尤重乎、夫江北之地、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海内、不爲要害、其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裏河鎭也、栟東栟西等場也、[illegible]角觜呂四場也、崛港新揷港也、廟灣劉庄金沙場、姚家蕩也、今皆已建城堡設戍守、非若往日之無備矣、其要害之尤者、曰新河出入最便、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

栟港且有鹽徒聚艘於此者也曰廟灣以其爲巨鎮而可通大海口也故當事者欲以把總三人一住新栟港一住北海近新栟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或曰廟灣以北之北海一住于廟灣一爲陸路遊擊住劉海安鎮若海如臯安在泰州之間東可以控扼狠山通州海門而西之入可以捍衛揚州也

武備志卷二百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二十九

海防九

山東沿海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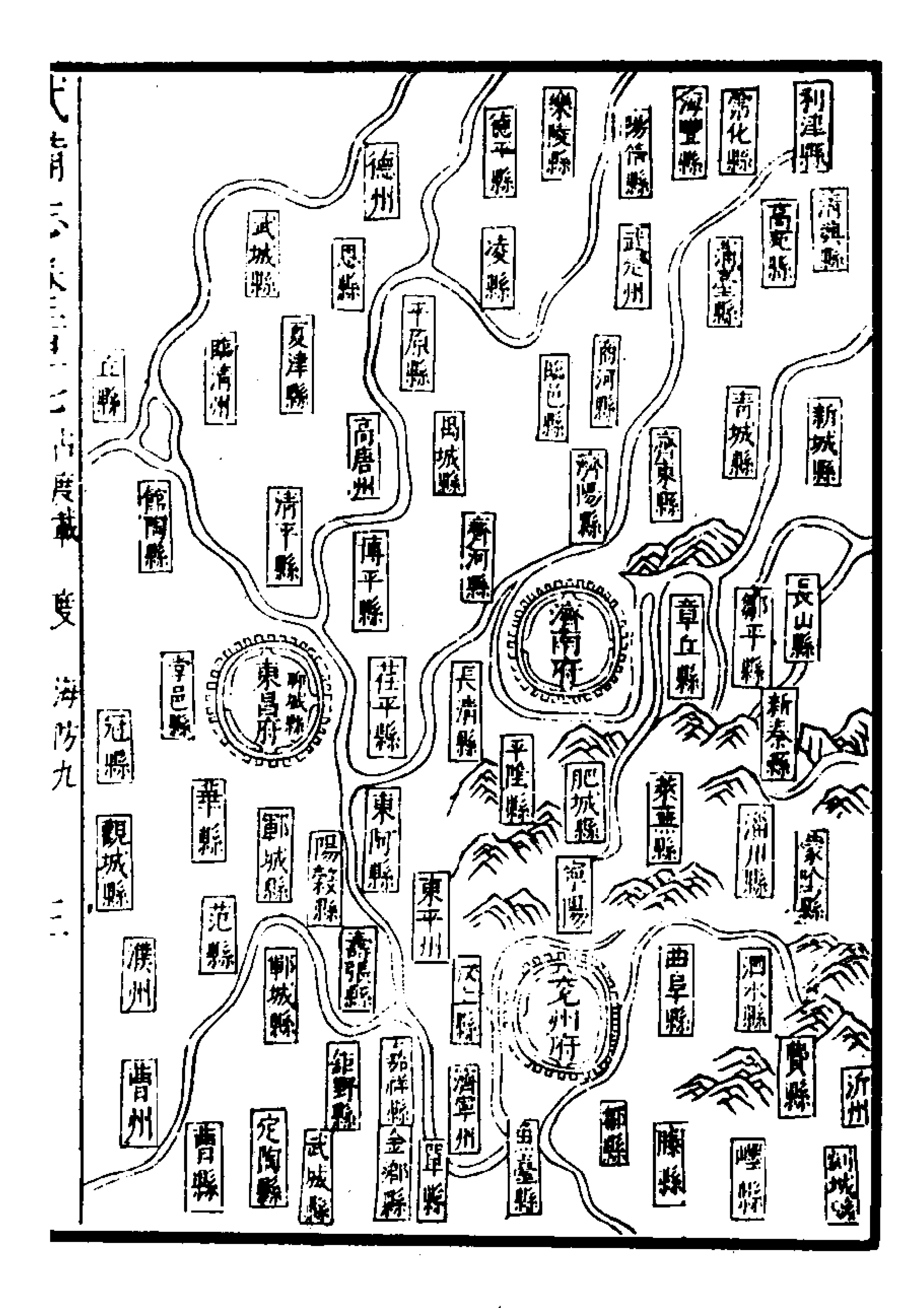
山東登州府圖

山東萊州府圖

山東兵險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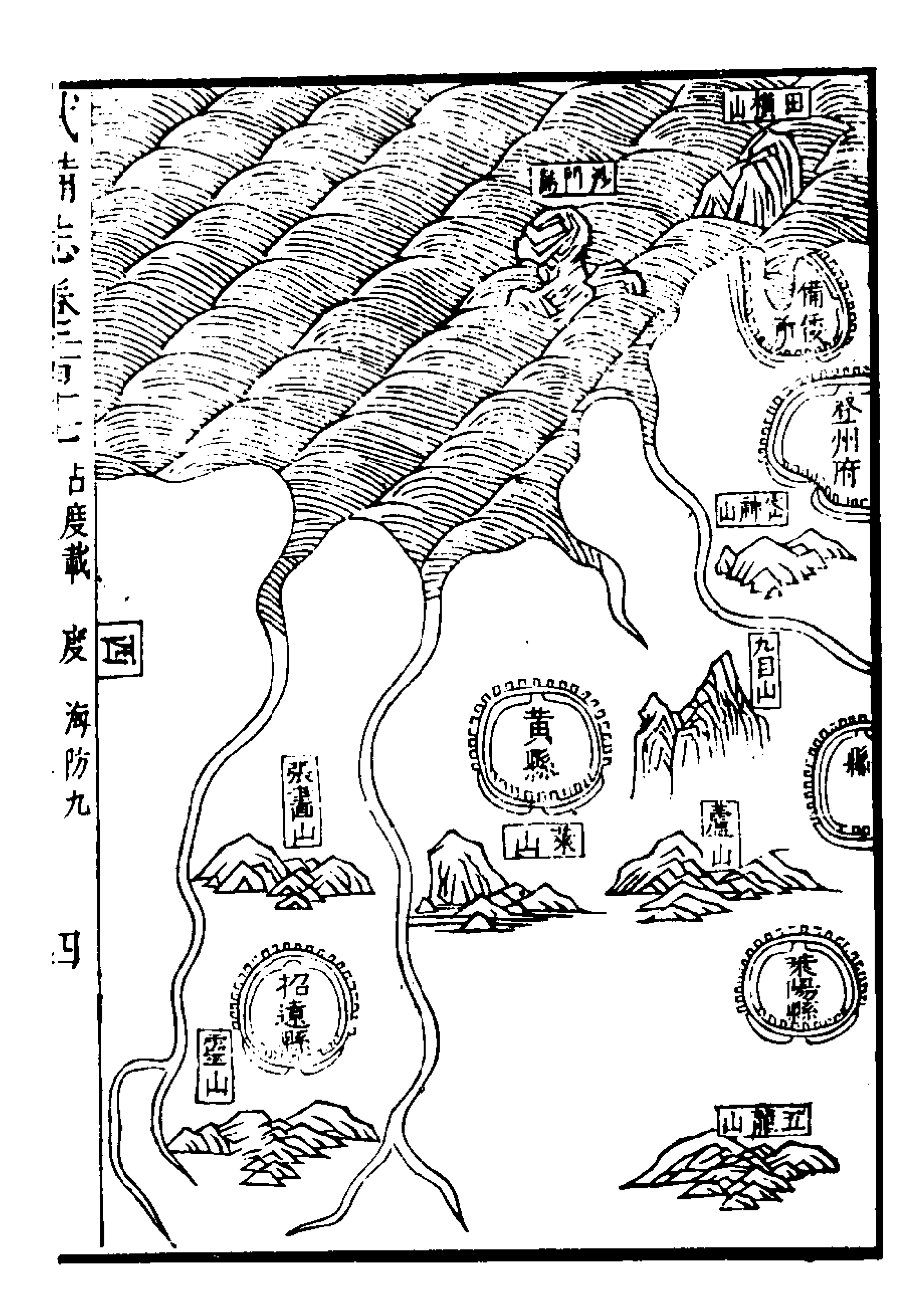
山東事宜


山東沿海總圖
武山衛
衛後所
登州衛
威海衛
登州府
蓬萊縣
福山縣
海山所
黃縣
招遠縣
寧海州
棲霞縣
萊州府
昌邑縣
濰縣
昌樂縣
壽光縣
樂安縣
臨淄縣
益都縣
青州府
文登營
文登縣
萊陽縣
平度州
寧津所
臨朐縣
安丘縣
高密縣
即墨營
雄崖所
海陽所
海陽縣
大嵩衛
大山所
鰲山衛
即墨縣
膠州
諸城縣
沂水縣
莒州
日照縣
靈山衛
浮山所
夏河所
石臼寨
安東衛


利津縣
霑化縣
海豐縣
陽信縣
樂陵縣
德平縣
德州
高苑縣
蒲臺縣
濱州
武城縣
恩縣
陵縣
平原縣
夏津縣
臨清州
臨邑縣
商河縣
青城縣
新城縣
高唐州
禹城縣
濟陽縣
館陶縣
清平縣
博平縣
齊河縣
章丘縣
鄒平縣
長山縣
濟南府
東昌府
聊城縣
堂邑縣
茌平縣
長清縣
新泰縣
冠縣
莘縣
平陰縣
肥城縣
萊蕪縣
觀城縣
朝城縣
陽穀縣
東阿縣
淄川縣
東平州
寧陽
范縣
壽張縣
曲阜縣
泗水縣
濮州
鄆城縣
兗州府
費縣
曹州
鉅野縣
嘉祥縣
濟寧州
沂州
曹縣
定陶縣
武城縣
金鄉縣
單縣
魚臺縣
滕縣
嶧縣
郯城縣
海防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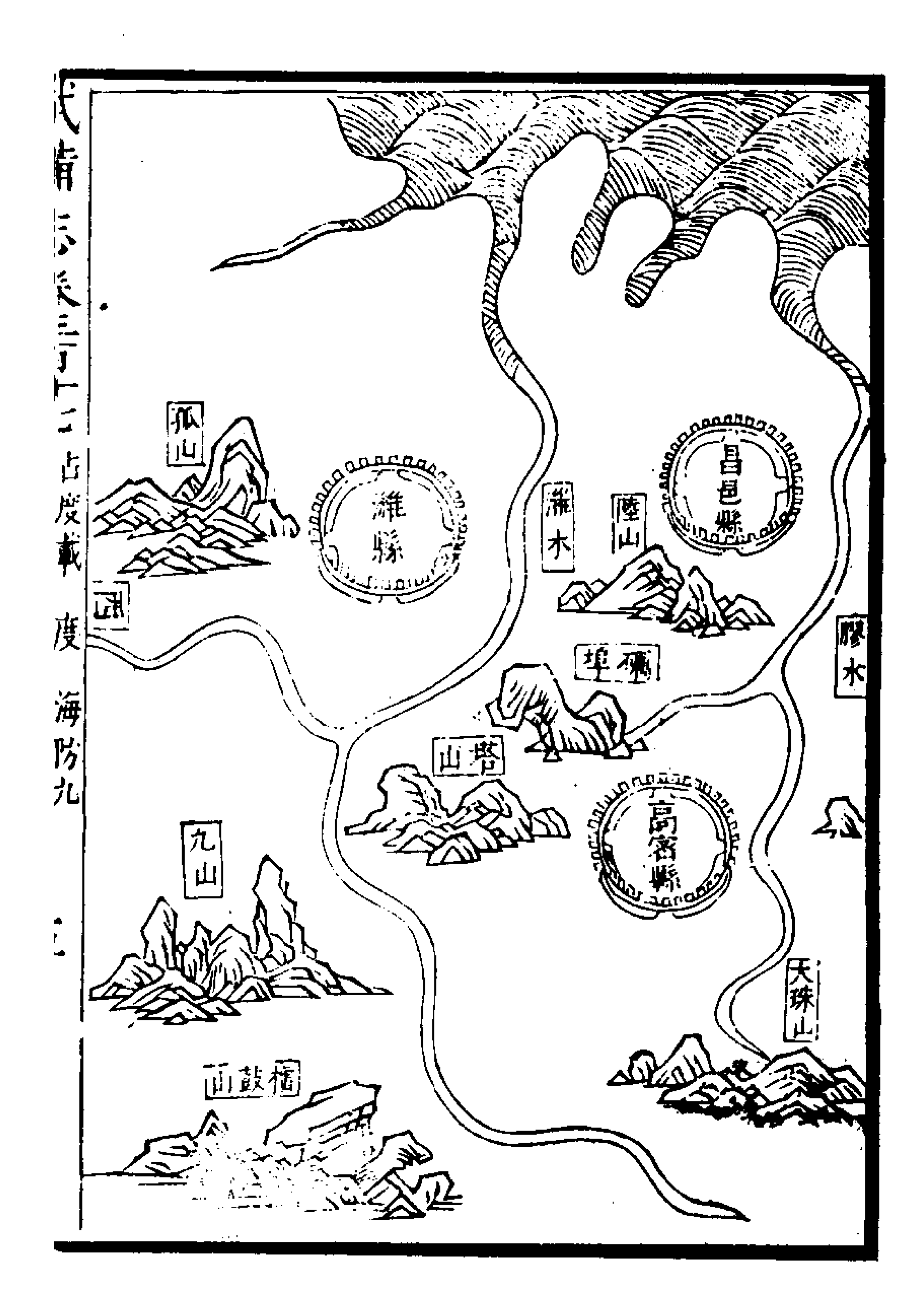
山東登州府圖




田横山
沙門島
備倭所
登州府
九目山
黄縣
萊山
招遠縣
靈山
棲霞縣
五龍山



山東萊州府圖
北
萊州府
掖縣
平度州
膠州
即墨縣
金泉山
小珠山
靈山衛
浮山所
鰲山衛
雄崖所
南



孤山
濰縣
濰水
陸山
昌邑縣
礓埠
膠水
塔山
高密縣
九山
天珠山
檑鼓山

山東兵險考

提督軍務巡撫都御史

巡察海道副使

管領民兵叅將

今山東設官武增而文減亦因時制宜也

總督登萊沿海兵馬備倭都指揮

登州營把總

文登營把總

即墨營把總

沿海衛所

安東衛京操軍一千五百七十八名、屯軍二百九十一名、城守軍餘三百五十八名、捕倭軍二百六十九名、

石舊所守城軍餘四十八名、

靈山衛京操軍一千一百十三名、城守軍餘一百十六名、屯軍二百八十七名、捕倭軍一百九千一名、

夏河所守城軍餘六十七名、

鰲山衛京操軍一千六百三十一名、屯軍二百九十名、城守軍餘一百七十名、捕倭軍三百八十五名、

浮山所守城軍餘五十六名、

雄崖所京操軍五百七十一名、屯軍七十七名、城守軍餘九十七名、捕倭軍一百十名、

大嵩衛京操軍一千四百九十一名、屯軍四百二十六名、城守軍餘三百五十八名、捕倭軍二百四十六名、

大山所守城軍餘二十六名、

靖海衛京操軍一千五百九十三名、屯軍三百十一名、城守軍餘一百五十名、捕倭軍百一十三名、

海陽所京操軍四百九十六名、屯軍六十六名、城守軍餘一百二十六名、捕倭軍一百二名、

寧津所京操軍五百二十九名、屯軍六十八名、城守軍餘一百六名、捕倭軍六十八名、

成山衛 京操軍一千一百五十六名、屯軍二百十名、城守軍餘二百六十一名、捕倭軍二百三十四名、

尋山所 守城軍餘九十四名、

寧海衛 京操軍一千六百六十五名、屯軍三百九十一名、城守軍餘一千一百一十名、捕倭軍三百五十四名、

奇山所 京操軍四百九十八名、屯軍六十名、城守軍餘一百十三名、捕倭軍七十五名、

威海衛 京操軍一千三百六十八名、屯軍二百二十四名、城守軍餘七十五名、捕倭軍二百八十五名、

百尺所 守城軍餘三十五名

金山所守城軍餘一百一十四名、

登州衛京操軍二千九名、屯軍一百一十四名、城守軍餘二百五十名、捕倭軍八百二十八名

福山所守城軍餘一百一十四名、

萊州衛京操軍一千七百二十八名、屯軍四百四十七名、城守軍餘三百二名、捕倭軍四百一十三名、

王徐寨所守城軍餘四十八名、

膠州所京操軍四百六名、屯軍七十七名、城守軍餘九十四名、捕倭軍四十四名、

青州左衛京操軍三千六百二名、屯軍四百五十三名、城守軍餘七百二十名

沿海巡檢司

青州府

夾倉鎮在日照縣弓兵一十八名　信陽鎮在日照縣弓兵一十名

南龍灣在日照縣弓兵二十一名　高家港在樂安縣弓兵二十四名

登州府

赤山寨在文登縣弓兵二十七名　辛汪寨在文登縣弓兵二十七名

溫泉鎮在文登縣弓兵二十四名　東良海口在招遠縣弓兵二十四名

乳山在寧海州弓兵三十三名　高山在蓬萊縣弓兵二十四名

楊家店在蓬萊縣弓兵二十一名　馬停鎮在黃縣弓兵二十五名

孫夼鎮在福山縣弓兵二十一名　行村寨在萊陽縣弓兵二十二名

萊州府

魚兒鋪在昌邑縣弓兵一十五名　古鎮在膠州弓兵二十一名

逄猛在膠州弓兵二十一名　栲栳島在即墨縣弓兵二十一名

海倉在披縣弓兵一十五名　柴葫在披縣弓兵一十二名

沿海墩堡

安東衛守墩堡軍餘三十九名

墩九　蘭頭山　鴨島山　大河口　黑漆子

泊峯　張落　滔洛　小皂兒　脒蹄灘

堡八　三橋鋪　虎山　烽火山　閼山　脉

木寨　孤嘴　董家

石舊寨所守墩堡軍餘四十名、

墩十　溫桑溝　南石舊　北石舊　清泥　董家口　釣魚　湘子泊　金線　石河　湖水

堡三　古城　滕家嶺　滔洛

夾倉鎮巡檢司守墩弓兵一十二名、

墩四　蔡家　焦家　三叉口　相家

信陽鎮巡檢司守墩弓兵一十二名、

墩四　西大嶺　南黃　東沙嶺　黃石檻

南龍灣海口巡檢司守墩弓兵九名、

墩三　陳家臺　胡家　瑯琊臺

高家港巡檢司守墩弓兵六名、

墩二　石牌　司西

靈山衛守墩堡軍餘八十名、

墩十二　帽子峯　將軍臺　沙溝　黃埠　李家

島　唐島　安嶺　風火山　黃山　野山埠

長城嶺　臧家疃　捉馬山　張家庄　劉家

溝　孫家港　胡藍嘴　敵堯山　酉子埠

沙嘴

堡　十三　青石山　崇石山　東石山　交差澗

焦家村　石嘜差　鹿角河　大河口　花山

本寨東門　丁家庄　白塔夼　沙嶺

夏河寨所　守墩堡軍餘三十九名

墩　七　徐家埠　紫良庄　海王庄　車疊山

沙嶺　黃埠　大盤

堡　六　趙家營　走馬嶺　封家嶺　北顯溝

小灘　王家庄

古鎮巡檢司 守墩弓兵九名、

墩三　西庄　古積　比青

逄猛巡檢司 守墩弓兵九名、

墩三　互埠　彭家港　烏兒河

膠州所 守墩堡軍餘八十一名、

墩九　汪家庄　杜家港　沙埠　洋河一石河

塔埠　孤埠　沙嶺　大埠

堡七　辛庄　鹿村　石河　八里庄　陳村

欒村　柘溝河

鰲山衛守墩堡軍餘六十九名

墩七十　汾水嶺　小勞山　石嶺　橫擔　栲栳

島　羊山　龍口　石老人　峯山　走馬嶺

黃谷　俞家嶺　高山　蕭旺庄　狠家嵛

劈石山　捉馬嵛

堡十八　桑園　營前　馬山　大村　監望　中

村　那城　桃林　雙山　錯破嶺　孫全

塔兒　東城　轉頭山　狗塔埠　甕窑頭

萬戶爐　石張口

浮山寨所守墩堡軍餘四十五名、

墩九　麥島　程陽　女姑　程家庄　樓山

姑山　紅石　張家庄　斬山

栲栳島巡檢司守墩堡軍餘九名、

墩三　丈二山　金錢山　望梅

雄崖所守墩堡軍餘三十名、

墩八　王家山　公平　望山　米粟山　北塹

朱皋　陷牛山　白馬島

堡三　段村　王鷰　青山

大嵩衛守墩堡軍餘四十一名

墩七　楊家嘴　劉家嶺　辛安寨　草島嘴

擒虎山　望石山　麥島

堡五　青山　管村　界河　小山　黃山

行村寨巡檢司守墩弓兵九名

墩三　高山　田村　靈山

大山所守墩堡軍餘十名

墩二　大山　虎巢山

堡二　雙山　黃陽
乳山寨巡檢司 守墩堡弓兵七名、
墩三　裏口　長角嶺　高家庄
靖海衛 守墩堡軍餘七十二名、
墩十二　大灣口　頭姚山　青島嘴　長會口
石岡山　浪浪　菰蔞寨　標杵頂　唐浪頂
鐸木山　郭家口　赤石　紅土崖　黑夫廠
石脚山　拓島　峯窠　明光山　狗脚山
路家馬頭

堡八　店山　憨山　望將山　起雨頂　蒸所

山　孤西山　墳臺頂

赤山寨巡檢司守墩弓兵三名、

墩　田家嶺

寧津所守墩堡軍餘四十二名、

墩八　孟家山　青埠山　柴家山　芝蘇灘

慢埠　龍川　萬口　羊家島

堡九　帽子山　大頂山　高樓山　拖地岡

王家鋪　上現口　龍虎由　崮山寨　固山

海陽所守墩堡軍餘四十一名、

墩七　帽子山　乳山　驢山　城子港　白沙

峯子山　小龍山

堡十　窄山　孤山　猪港　黃河利　湯山

扒山　桃村　孔家庄　老埠巷　撇雪山

成山衛守墩堡軍四十二名、

墩十　狠家項　裏島　馬山　高岫山　仲山

北峯頭　崮嘴　太平項　俞鎮　大姑山

堡九　神前　堆前　祭天嶺　報信口　石岫

洛口　歇馬神　北留村　張家

尋山所守墩堡軍餘三一八名、

墩八　長家嘴　古老石　黃連嘴　小勞山

楊家嶺　馬山　青魚島　葛樓山

堡七　曲家埠　青山　大水泊　勝佛口　老

翅　紀子埠　蒸餅山

溫泉鎮巡檢司守墩弓兵六名、

墩二　可山　半月山

威海衛守墩堡軍餘三十八名、

墩八　陳家庄　斜山　焦子埠　遶遶　麻子
磨兒山　古陌頂　廟後峯
堡四　曹家庄　豹虎　峯山　天都
百尺崖所守墩堡軍餘二十四名
墩六　曹家島　百尺崖　老姑頂　蕭臺頂
嵩里　望天嶺
堡三　轉山　竇家崖
辛汪寨所守墩弓兵三三名
墩一　辛汪

寧海衛守墩堡軍餘四十二名、

墩六 後至山 戲山 小峯山 豬于巢 [illegible]

山、草埠

堡二十 宋家 曲水 菅山 湯西 修福 石

子現 辛安 杏村 蕪蔓 板橋 修福

栲栳觀

金山所守墩堡軍餘一十七名、

墩五 廟山 鳳凰 金山 駱駝 小峯山

堡四 鄒山 淸泉 石溝 朱家

清泉所守城軍餘一十五名、守墩軍餘八名、

墩二　清泉　石溝

奇山所守墩堡軍餘一十八名、

墩四　現頂　埠東　熨斗　木柞

堡二　黃務　西牟

孫夼鎮巡檢司守墩弓兵九名、

墩三　岡嵛　塔山　旗掌

登州衛守墩軍餘一十八名、

墩六　抹直口　欽場　林家庄　丑橫寨　西

庄　蓬萊閣

福山所守墩軍餘二十五名、

墩三　單山　三山　皂河

柴葫寨巡檢司守墩弓兵一十八名、

墩六　小皂兒　武庄庄　上司　大原　諸黄

諸高

馬埠寨所守城軍餘四十名、守墩軍餘九名、

墩二　海廟　馬埠

海倉巡檢司守墩弓兵一十五名、

墩五　海鄭　白堂　上山　後竈　東鄒

魚兒巡檢司守墩弓兵丁五名、

墩四　黑山　河口　韓城　煙火

塘頭寨所守城軍餘七十六名、守墩軍餘三十名、

墩九　箕家墳　荆埠　宅科　官臺　田水河

八面　公毋堂　黃種河　上司

山東事宜

登州營

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南北三面受敵、

故設三營聯絡、每營當一面之寄、登州營所以控北海之險也、登萊二衛併青州左衛俱隸焉、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奇山福山中前王徐前諸所語、寨、則有黃河口劉家汪解宋蘆徐馬停皂河馬埠諸寨、語巡司、則有楊家店高山孫夼鎮馬亭鎮東良海口柴葫海倉魚兒鋪高家港諸司、三營各立把總二員、以總轄之、其在海外則島嶼環抱、自東北崆峒半洋、西抵長山蓬萊田橫沙門鼉磯三山芙蓉桑島、錯落盤銘、以為登州北門之護、過此而

北則遼陽矣此天造地設之險也然諸島雖近登州而居島中以取魚鹽之利者乃遼陽之編伍非山東之戍卒也叫吹跳梁可畏而不可恃詳見後總論中故北海之濱既有府治而設險者復建備倭城于新河海口以為屏翰且有本營之建焉沿海兵防特重其責非若他省但建水寨于島嶼良有以也夫島嶼既不設險則海口所係匪輕自營城以東若抹直石落灣子劉家汪平暢蘆洋諸處自營城以西若西王莊西山欒家孫家海洋山後八角城

後芝罘莒島諸處、皆可通、番舶登突、嚴外戶以綏堂閫其本營與守之責乎

文登營

登萊乃泰山餘絡、突入海中、文登縣尤其東之盡處也、成山以東、若旱門灘九峯赤山白蓮頭諸島、縱橫沙磧、聯絡潮勢、至此衝擊騰沸、議者謂倭船未敢猝達、然考之國初、倭寇成山、擄白峯寨羅山寨延大嵩草島嘴等處、海側居民、重罹其殃、倭果畏海奚而有是哉、故文登縣東北有文登營之設、

所以控東海之險也寧海威海成山靖海四衛皆隸焉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寧峯海陽金山百尺崖尋山諸所語寨則有清泉赤山等寨語巡司則有辛汪溫泉鎮赤山寨諸司透而北則應援平登州迤而南則應援平即墨三營鼎建相爲犄角形勝調度雄且密矣有千城之寄者其思國初成山之變而儆戒無虞也哉

即墨營

山東與直隸連壤即墨縣南望淮安東海所城左

右相錯、如咽喉關鎖、邇年登萊海警告寧、然淮揚屢被登刼自淮達萊、片帆可至、犯淮者犯萊之漸也故卽墨所係較二營似尤爲要自大嵩鰲山靈山安東一帶南海之險、皆本營控禦之責、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雄崖膠州大山浮山夏河石洞諸所、語巡司則有乳山行村栲栳島逢猛南龍灣古鎭信陽夾倉諸司、其海口若唐家灣大任陳家灣鵝兒栲栳天井灣顏武周疃松林全家灣青島徐家庄諸處、俱爲衝要隄防、尤難國初倭寇鰲山毒

痛甚慘卽本營所轄之地也殷鑒不遠封守者其可以弗愼乎

一倭患之作嶺嶠以北達于淮揚靡不受害而山東獨不之及豈其無意於此哉亦以山東之民便于鞍馬而不便于舟楫無通番下海之人爲之嚮導接濟焉耳然邇年靑齊之兵多爲所擄安知其中無識海道而勾引者乎曾觀山東諸郡民性强悍樂于戰鬭倭之短兵不足以當其長鎗勁弩倭之步戰不足以當其方軌列騎萬一至此是自喪

其元也所虞者登萊突出海中腹背受敵難于防備國朝專設備倭都指揮一員巡海副使一員分駐二郡衛所森嚴墩堡周備承平日久不無廢弛申明振厲庶幾其無患乎曾聞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由此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非諳練之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亦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伺焉者也若白蓮頭槐子口橋

雞鳴嶼金嘴石倉廟淺灘亂礁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焉者也嚴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交牌信驗習熟有素則他日廟堂或修海運亦大有賴焉獨禦倭云乎哉山東今日之患有二其一曰班兵懷跋扈之志久矣其一曰登萊島民原係遼陽所徙不受法制地方癰毒宜早治而亟平之不然潰決之虞不能免也

一山東關係大要尤在海運曾考元時海運故道南自福建梅花所起北自太倉劉家河起迄於直

沽迢迢五千餘里永樂以來會通河成海運遂廢運者皆由漕河所以避開洋之險也然海險莫甚於成山以東白蓬頭等處危礁亂磯湍流伏沙不可勝紀非熟識水洪則不敢行宗伯席書云海運一失人不復生河運有失尚幸不死以生易死輕重昭然是海運之罷端爲山東之海險也以曾觀之漕河自王家閘以北至于德州千有餘里乃國家咽喉命脉其通其塞所係匪輕况黃河漸徙而南或衝而北易爲漕患及今承平修復海運以備

不虞、豈非國家之大計哉、嘉靖初年、廟堂嘗議及此、或建議欲于膠州鑿山濬土以達海倉以避洋險、山東撫巡病其煩難而止、惜小害大、可慨也、夫會通河也、膠萊新河也、登萊海險也、皆山東所轄之處也、今之論山東海患者、但知備倭而不知備運、愚故及之、其法詳見大學衍義補海道經等書、

毛希秉曰、洪武永樂間、海運江南粟以給遼東北京、從太倉劉家河、過崇明三沙、放洋至直沽交卸、南北貨物往來近海居民甚得其利而無鹽盜之

害、自海道絶而沙民爭魚鹽之利、往往仇殺拒捕矣、今黃河日徙于南、漕運漸有難行之勢、莫若講求海運、召募沿海漁人竈下鹽徒番客、尋認海洪以開運道、如廣東船能至漳州、漳州船能至寧波、寧波船能至崇明、崇明船能至通泰海州、自此以北、豈無識認之人、故老相傳、崇明至海州、風順無需一日、海州至登州六百里、轉過登萊、環抱千餘里、從利津至直沽、亦六百里而近、故嘗考之元史、至元三十年千戶殷明略開海運新道、自浙西至

此即沙埭難開者今人動言數十里而元人止有五里何也

直沽不過旬日又濬山東膠萊新河直達天津以避掩東海道之險今未達者僅五里耳且漕船大者三四百石海船大者八九千石漕運一年每三石致一海運一月不兩石而致一其便利較然也所憂者風濤之害耳然聞南洋通番海船專在琉球大食諸國往來而海島州縣常年渡海未見有覆溺之患宜兼漳船蜈蚣船制度而酌其中有風則帆無風則楫打造有法處置得宜何憂責人之說嘗觀沙船載蘆山船載竹者如桴筏然故鮮漂

疏議倣剏本爲舟之制上留一竅出納米糧悉以油灰黏縫附于海舟兩旁萬一漂失米無沉濕人有搭救庶爲萬全之策若夫料淺占風之法定盤望星之規放洋泊舟之處詳載大學衍義補山東通誌海道經採試有效即令崇明各沙大戶及沿海巨室自備人船海運許載私貨回鹽以償其勞運年有功者量授以官則不惟公私兩便而海盜亦可以不作矣或曰海運通則漕河塞京官家室未免舍舟而車孰若安流之爲利邪督運者或不

得人而應募之太鮮、則將仍舊定派里甲軍餘輪運、而泣送悲迎之害興、又胡以善其後乎、愚曰不然、自遷都北平以來、東南財力竭矣、今復海運、則用耗可以量減、運卒得以少休、江西湖廣江東之粟、仍從漕運、惟浙東西蘇松常閩廣貢賦則從海運、斯固並行而不害矣、客難曰、漕運費財、海運費人、古今以為確論、故罷海而漕、今且百三十年矣、子欲復之、豈非知惜財而不惜人者邪、予曰不然、天下事、利多害少者為之、害多而利少者弗為也

朱子非仁人與何爲疏諸海運閩廣之米于浙東我太祖非仁君與何爲詔令海運江南之粟于遼左亦以道近而省民也矧今會通河常弗利漕船不行可不爲之所乎果曰費人請以耳目之聞見者徵之近如蘇之崇明縣西至太倉二百餘里南至寧波北至海州各千餘里捕魚販鹽齋文應役公私往來者無日無之又如寧波東南有恭山牛頭山玉環山通民衣食器用不能不仰于內地彼此往來者無日無之近聞寧波勢家每至漳州販

木顧白船往來海中並無覆溺之患遠如廣之瓊崖儋萬其至省城也風順則半月風阻則一月甚至浮海三月者有之他如南洋西洋諸國其隔閩廣也近則數千里遠則數萬里通番海船無歲無之使其下海必遭漂没人亦何苦舍生而求死哉况東洋有山可依可港可泊南北不過三千里往來不過二十日非若南洋西洋一望無際舟行而再不可止也海運何難之有哉客曰海運果不費人何爲永樂十三年會通河成罷海運萬民歌舞

且爲開漕河者立生祠其故何哉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欲人出死力弗與同其利自古未有能濟者也元人海運召募兩浙富户素習海濤者而以沙民朱清張瑄羅璧爲之使且禁網疎闊能與同其利自至元二十九年至天曆二年六十餘年間海運不廢總其所失米數蓋曾不能以十一我朝遷都北京後議行海運編定里甲矣遞年輪差夾帶私鹽者没入之且寘以法焉况造船多不如式督運多不得人故鄉民數逢其害咸以爲弗

便漕運通而軍七民三之例定、宜乎民之歌舞而頌德也、若打造有法、處置得宜、何憂乎費人耶、區區之議、非欲驅民于死也、亦曰因民之利而利之耳、朝廷誠下詔江南、有能尋復元人海運故道者、賞銀萬兩、授以其官、海道既通、復下詔曰、有能自備人船海運者、每運米萬石、給與耗米月糧四千、仍許私貨回臨、永不抽稅、仍嚴私自下海之禁、毋得侵其利、人誰不願運乎、但當自募畨客竈丁鹽徒、及傍海大戶慣習海濤者、聽其所欲、不可強定

壂言

腹裏軍民不習水性之人、以敗乃事、斯可久矣、而無害矣、客曰、雖慣下海素習水性者、汪洋浩浩、舟覆何以得生、予曰、海洋雖大、有洲有島、專募下海善没之人、而又多置脚船、盡備浮筏、雖遭風波、亦可以幸免、況又變通船制、以爲萬全之策乎、客曰、丘文莊欲照例工部造船、軍夫運糧、而子乃欲召募漳人、沙民、及沿海大户、自備人船者何居、曰、從來公事不如私事之勤勞、官物不如民物之堅厚、嘗聞漳船費銀萬、莫若照工估價而寛給海運大

戶自造、免私貨之稅、以備修理、軍夫不習水性、素怯海濤、豈可強所不能而驅之、以冒險邪、行丘之議、是陷赤子于湯火也、從吾之說、是蠻夷水寇皆將爲我用也、豈但不爲中國良民害哉、客曰、丘議一如番船之制、斯亦善矣、而子欲兼蜈蚣船者何哉、曰海行甚速而遲者守風故也、如大食國在漳州東南、每歲通番者、必候冬初西北風盛而去、夏初東南風盛而來、所謂海舟無風不可動也、惟佛郎機國蜈蚣船、底尖面闊、兩旁列楫數十、其行如

飛、而無傾覆之患、故兼二船之長、則除颶風暴作、狂風怒號外、有無順逆、皆可行矣、況海中晝夜兩潮、順流鼓楫、一日何嘗不數百里哉、客曰、丘議每艘運米八百石、許載私貨二百石、而子乃云海運大者八九千、丘議運軍私貨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如常例、而子乃許私貨回鹽、永不抽稅、何大小多寡之懸絕邪、予曰、取海運者、載重而行疾也、故漳船能容人三千、貨倍之、益不止于萬斛也、漕運正米四百萬、公私費米八百萬、今海運止給耗米

月糧一百六十萬、歲省二百四十萬矣、而又欲稅其私貨、毋乃遺大校細、計近而忘遠乎、蓋聞遼東天井之國、百貨難出、登萊苦鹽之地、物產不多、而登遼隔海甚近、風順半日可達、太祖舊制、歲運登萊花布以給遼軍、遼陽之貨、亦得載于山東、彼此軍民、交受其利、既而捕巡官軍、假公濟私、報稱官船不許私載之律、往往搜捕攘奪、故海船不敢入港、遠泊大洋、潛以小舟私渡、數被風濤損失、官費修造、咸議其不便、遂奏折銀陸運、海道既絕、遼東

生儒大比赴山東、必迂過北京以來、不啻五千餘里、勞費不貲、士民俱困、此可以爲鑒矣、客曰通番海船、每放一艘出、年例得二三千兩、番貨進港、船戶分其半、人猶冒禁爲之、利多故也、今海運既給耗米月糧、而又容載私貨回鹽、且不征其稅、無乃貊道不可行于中國乎、予曰、异哉言與、計小利則大事不成、故沛公間楚、趙王備邊、宋祖任將、與夫劉晏造船、虞集墾地、皆有得于夫子之訓而成功、其爲國家之利甚大、故區區之見、不但弗征其稅

一字不刊

而已、海船能載萬石者、止運六千、許以四分載私貨、回船悉聽帶鹽附載、而嚴私自下海之禁、蓋恐侵其利也、將使官民富饒、樂于海運、自出方略、以備不虞、不致漂失、萬一有之、即如漕船亦間有遇風而連數幫損壞者、豈能保其萬無一失之理哉、所失之利甚少、所得之利甚多、後世因估小便宜、而失大便宜者衆矣、可不戒哉、客喜再拜曰、不圖海運之利若是也、沙民富而海之鹽盜息矣、解網省而農之田耗減矣、運卒休而衛之行伍實矣、南

北貨通而物價不至于涌貴官民船便而漕河不至于擁塞水戰習而足以制東南之夷民力寬而足以備西北之狄若更省漕卒十萬以與北方之地利積餘粟數年以減南方之綱運軍民富庶上下安樂矣